



燕巖集
八

續編

~ 16
2404
3



門 16
2404
3-3

燕巖續集序



自古文章之士得於天而不得於人往往窮阨以沒悲夫惟其公議之在人者如石壓筍出終不可遏百世之下必有子雲堯夫者出而表章之以公好於天下然後其文乃始益貴是之謂朝暮遇也然亦何補於其人之不遇哉吁重可悲也已 國家文章大家續乎其盛若故燕岩朴公其一也出入左莊孕毓秦漢或韓或蘇各臻其妙夫摹擬之失流而爲優孟衣冠者滔滔也若公無有不深得其風神骨髓者公之於文可謂盡天下之能事矣至其論車運地轉兵農機械諸說亦鑿鑿有據可以措諸施爲所謂識時之豪傑命世之奇才蓋其得

於天者固甚厚而顧於時抹撥終身坎壈沒且百年文
隨而晦金子霖伯猷二君子讀而好之第蕪蒐英刊行
于世繼又取熱河日記及序記諸作之未入前選者爲
續集一寫將入梓問序於余余曰吁是果益乎公者哉
至寶藏於山澤沒世而不見採其光氣熊然而燭天者
固自在也又何假人乎哉雖然是集之傳自二君子始
則二君子之於公亦子雲堯夫已矣不可謂無所益也
歟余既重二君子請且於是文有宿好者存遂不敢以
不文辭

光武五年辛丑暮春後生宜山南廷謹序

序

文不可作作則非文也日月之代明星宿之交輝天之
文也海陸之互錯山川之掩映地之文也花葉之爭奇
競妍羽毛之萬纈千斑草木鳥獸之文也是皆自然而
然初無所作爲於其間也人之於文字亦然蓋自倉頡
造字固已象形會意而至其綴句摘辭則槩因代言達
意發於自然而不獲已者也或以述言記事而作或以
頒令布法而作或以傳道詔後而作十三經是也是皆
內有不得不言之故而寫之爲文或其文也理到而氣充
燦然有條而井然有法有若天然生成之活物雖作而
實無所作也彼聖賢者曷嘗有意於作爲如是之文哉

後世有所謂文章之學者雖不能深契其道如聖賢而能運其精神發其才思倣六經而爲之文是不免有意於作然及其作之而成也則氣充於內手熟於外活機自動若神相之其燦然之條井然之法依然自爲一家非苟且造飾之爲則斯亦作而至於不作者也上而左莊馬班下而韓柳歐蘇其選也而求其活潑磅礴得氣之全寫之而鬚眉畢現讀之而形神俱聳隨物賦形而變化萬狀者無如太史氏故太史氏之文獨絕千古後儒嗜唐宋作家歐猶窺其藩籬而韓則除毛穎傳一篇無近之者嗚呼其無以尙矣我東之作家亦多矣菽粟味真而珩珮中度者磊落相望然若其超然獨詣養

浩氣而放活機得太史氏之髓者蓋未之見而近世得一人焉燕巖朴公是也公之爲文根於天分之高蓄以經傳之腴其發之也如喬嶽之連雲而飛舞也如大河之穿峽而奔放也如春芽夏木之隨意萌坼而盡情離披也是誠作而不作者也其或步趨踰矩詞理驚俗者亦皆出於自然而莫之禁尤可見其不作之妙也嗚呼如公之文豈不誠大家也哉公之遺集舊無刊本金滄江澤榮酷嗜公文手選二冊去年募同志付之剞劂今年又印續集一冊力絀故選少選少故其文尤好儘希世之珍也嗚呼自世降而俗漓也文字先壞粉飾臭腐醜不堪觀夫孰知公之文之貴哉而今之說者曰漢文

可廢也文可廢則六經亦將束閣况公之文哉滄江之
苦心適見其透也雖然倘使漢文幸而不絕于世則後
之才子欲脫離畫葫揅麒之累而學為自然之文者當
從此集入是不可以無敘

光武五年辛丑中秋崇祿大夫法部大臣東陽申箕善
序

燕巖集總目

卷一 續集

熱河日記

聊汎隨筆 傾蓋錄 鵠汀筆談 幻戲筆談
避暑錄

卷二 續集

熱河日記

口外異聞 玉匣夜話 銅蘭涉筆

卷三 補遺

書一 問答 一 序 六 記 一 墓銘 二 行狀 一 疏 二 書事

一 原書 一 序 二 記 一 別集 補遺

燕巖集卷之一



潘南朴趾源仲美著

花開金澤榮于霖

校編

慶州金教獻伯猷

全州李敏應敬行叅訂

續集

熱河日記

正廟四年庚子夏六月遣正使錦城尉朴明源
副使權啣吏曹判書鄭元始書狀官兼掌令趙
鼎鎮賀清乾隆帝七旬于時先生從正使以行
比至燕京清帝已避暑往熱河三使疾趨赴之
遂隨往館于太學事竣以八月東還此日記之

所以作也首七卷敘程路往返純用稗體不足
取其外十七卷幾盡可傳而力詘不可爲故今
姑就其中擇其尤要雅者八卷畧更去取合爲
二卷名曰續集

澤榮識

駟汎隨筆

車制

乘車曰太平車輪高及肘三十輻共一轂棗木圍成鍍
片鍍釘圍遍輪身上爲圓屋可容三人屋以青布或綾
緞或羽緞或爲帳或垂緇簾用銀鈕開閉左右傳玻黎
爲窓屋前設橫板以坐御者屋後亦坐從者駕一驢而
行遠道則益馬與騾

載物曰大車輪高稍異於太平車輻爲十字形載準八
百斤駕兩馬八百斤以外量物加馬載上以算爲屋如
船篷坐臥其中大率駕用六匹車下懸大鐸馬項環數
百小鈴即當警夜太平車輪轉大車軸轉雙輪正圓故
能勻轉而行疾轅下所駕必擇壯馬健騾不用衡軛爲
小木鞍再以革條套索互斂轅頭而駕之餘馬皆以牛
革爲鞅鞵繫繩而引之載重者駕出輪外高或數丈引
馬多至十餘匹御者號稱看車的高坐載上手執一條
長鞭係兩條長可二丈揮條打中不用力者中耳中脅
手慣妙中鞭打之響震動如雷
獨輪車自後一人腋轅而推之當中爲輪輪之半旣出

輿上則左右爲箱載物毋得偏重當輪處爲半鼓形夾輪以隔離之使輪與物不相礙腋轆下有短棒雙垂行則與轆俱舉止則與輪俱停所以支吾撐拄使不傾翻也沿路賣餅餌菓苽者皆用獨輪車尤便於田中輸糞嘗見兩村婦分坐兩箱各抱一子載水者左右各五六桶載物重且阜則一人繫繩而曳之或二人三人如船之牽纜

灌田曰龍尾車龍骨車恒升車玉衡車救火有虹吸鶴飲之制戰車有炮車衝車火車俱載泰西奇器圖康熙帝所造耕織圖其文則天工開物農政全書有心人可取而細攷焉則吾東生民之貧瘁欲死庶幾有瘳耳今

以吾所目見救火之車畧錄其制將歸論我東自北鎮廟乘舟還新廣寧城外民舍夕日失火方纔救熄路中有三座水車方欲收去余令小停而先問其名曰水銃車次閱其制四輪車上置一座大木槽槽中置大銅器銅器中置兩座銅筒銅筒中間立乙頸水銃水銃爲兩股通于左右兩筒兩筒有短脚而底有暗戶以銅葉爲扉令隨水開闔兩筒之口有銅盤爲蓋圓徑緊適筒口盤之正中串鍊柱架木以壓盤亦以舉盤盤之出入升降隨木架焉乃灌水銅器中數人互踏木架則筒口銅盤一陷一湧大約納水之妙在於銅盤銅盤湧齊筒口則筒底暗戶倏翕自開以吸外水銅盤陷入筒裏則筒

底暗戶弼盜自闔於是筒裏之水澎漲無所歸乃自銃脚走入乙頸忿薄上衝而噴之直射爲十餘仞橫噴可三四十步其制肖笙簧汲水者連注於木槽而已傍兩車制頗異此而尤有曲折未可造次詳看然其吸噴之術大同耳

轉磨爲大牙輪二層以鍊軸串之立于屋中設機而旋之牙輪者如自鳴鐘齟齬互當也屋中四隅亦以兩層置磨盤盤沿亦爲齟齬以互當大輪之牙大輪一旋八盤爭轉頃刻之間麵如積雪此法肖問時鍾沿道民家皆一磙一驢脫穀者恒用以代春杵

筵麵之法密室中置三輪搖車其輪前兩而後一車上立四柱危置兩層大筵可容數石上筵注麵下筵空置以承上筵更繹細粉搖車之前直架一木木之一頭攬車一頭穿出屋外屋外立一柱以繫木頭柱底坎地置大木板以承柱根板底正中爲枕以泛之如鼓冶之法椅坐板上微動其足則板之兩頭互相低仰板上之柱不勝搖蕩於是柱頭橫架猛加推排而屋中之車一前一却屋中四壁十層設架置器其上以承飛粉屋外坐椅者看書寫字對客酬談無所不宜但聞背後擾戛之響而不知孰所使然也蓋其動足甚微而收功甚鉅我東婦女一筵數斗之麵則一朝鬢眉皓白手腕麻軟其勞逸得失比諸此法何如也

縑車尤妙宜可效也爲大牙輪如轉磨之法縑車兩頭亦爲牙輪齟齬互當不息自轉縑車者大鑿之盈數抱者烹繭於數十步之外而中間設數十層架漸次爲高下之勢每架頭豎鑊片穿孔僅如針耳納絲其孔機動而輪旋輪旋而鑿轉交牙互齒不疾不徐慢慢抽引不激不觸任其自然故無精麤並進之患縑之出釜入鑿之頃遍歷鑊孔刊毛落芒未及入鑿體已燥曬光潔明潤不勞灰練而直入機杼我東抽縑之法惟知手汲不識用車人之運手已失天機自然之勢而徐疾不適觸激有時則怒絲驚繭騰跳駢進抽積縑板勞襍無緒凝乾成塊旣失光澤沙壓核纏且斷且續除麤理精口指並勞其視縑車功用敏鈍又何如也問繭能經夏不虫之術曰微炒則不蛾溫炕焙乾則不蛾不虫雖冬可縑也

傾蓋錄

余從使者北出長城至熱河地本王庭所居民雜胡虜無可與語旣入太學爲寓館則中原士大夫亦多先寓太學者爲叅賀班來也同寓一館晝宵相從彼此羈旅互爲客主凡六日而散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如舊自一語以上收爲傾蓋錄

王民皞江蘇人也時年五十四爲人淳質少文去年朔承德府太學一如皇京今年春功告訖皇帝親釋菜王

君以舉人方藏修此中今年四月不赴會試八月中皇帝以七旬大慶特命重會而亦不赴余問緣何廢舉曰年老矣白頭荆圍土之恥也王君長者號鵠汀身長七尺餘頗有窮愁之態坐間頗發歎息之聲獨有一僕相守一日請余共飯

郝成鄒人也字志亭號長城見任山東都司雖武人乎博學多聞身長八尺紫髯炯眸骨相精緊與余語晝夜不倦所著書皆詩話

尹嘉銓直隸博野人也

古趙地

號亨山通奉大夫大理寺

卿致仕時年七十今年春上章謝事皇帝特賜二品帽服以寵之工詩善書畫詩多載于正聲詩刪纂大清會

典時翰林編修官與皇帝同庚故尤被眷遇特召赴行在陳戲時進九如頌皇帝大悅八十一本首演此頌一日篋中出一扇卽席爲帷石叢竹題五絕於其上以與余又書柱聯一日蒸全羊請王舉人及余共啖他餌果竟日雜陳爲余專設也身長七尺餘姿貌雅潔雙眸炯然不施鬢鬚能作繹書畫強康如五十餘歲人然鬚髮盡白大率簡易和樂人也囑余還京必來相訪書指其家在又戒余斷酒遠色余還燕聽之物議時人方之白傅時扈駕易州久不還竟未相逢

敬旬彌宇仰漏蒙古人也見任講官年三十九身長七尺餘白晷脩眼濃眉手如蕪根可謂美男子同寓六日

未嘗一叅談筵無論滿漢莫不與人欵曲而獨其爲人頗似簡傲

鄒舍是山東人也舉人與王鵠汀藏修太學中時皇京有重會藏修之士七十人盡赴京師而獨王鄒兩生未赴也爲人多慷慨不避忌諱形貌古怪舉止麤厲人皆目之以狂生多厭之者

奇豐額滿洲人也字麗川見任貴州按察使年三十七本我國人入中國爲四世不知本國門望所自出但記其本姓黃氏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善修威儀博學能文善諧笑斥佛甚峻持論頗正然爲人驕矜眼空一世太學士李侍堯爲雲貴總督時貴州按察使海明賂金

二百兩事發侍堯囚而海明減死配黑龍江麗川代海明余偶巡其所寓炕後有黃漆櫃子數十對皆空無物壽節貢獻想盡輸納與余語到別離輒流淚

汪新字文新浙江仁和人也見任廣東按察使聞余姓名於麗川約麗州訪余來也相晤麗川座一見輒傾倒如舊身七尺餘疎髯面色黑寢陋無威儀不修邊幅與吾同年月少余十一日余問吳西林穎芳無恙否汪曰吳西林先生吳中高士也年八十餘尙康強不廢著書問陸篠飲飛無恙否汪驚曰不識尊兄何從識吳陸耶余曰篠飲乾隆丙戌春赴試在京吾邦之士有得遇旅邸者其詩文畫膾炙東韓汪曰篠飲奇士今年回甲落

魏江湖以詩畫爲性命山水爲友朋益飲大醉狂歌憤罵余問何所憤而罵耶汪不答問嚴九峰果曰吾離鄉久不識下落陸是弟至歡時人號陸解元比之唐伯虎徐文長不出西湖三十年富貴極矣弟離鄉十年但有聲風寄然茶鎗酒椀槩知其得意人也不比弟乾沒風塵汪約再明再來極歡麗川謂汪曰朴公善飲酒須購椰子釀汪點頭又曰燕巖性不嗜羊喜食落花生汪又點頭遂送之門麗川顧余曰這是海量謂飲戶寬也次日汪送廉申囑明日切勿他駕相等明日遽發還燕不復相見

破老回回圖蒙古人也字孚齋號華亭見任講官年四

十七康熙皇帝外孫身長八尺長髯郁然面瘦黃骨立學問淵博余遇之酒樓中爲人頗長者所帶僮僕三十餘人衣帽鞍馬豪侈似是兼兵官也貌亦類將帥

胡三多承德府民家小兒也

漢人稱民家

日常早朝挾冊而

來受學于王鵠汀年方十二歲清秀無塵埃氣禮度閒熟舉止詳雅副使命賦桃請韻立就詞理俱圓賞二筆又請韻立賦具述謝意一日使臣皆八早班炕空余獨在三多來語余適脫網巾而臥三多持巾詳閱究詰甚煩余因戲曰一胡尙多况三乎三多卽應之曰地無二王何謂一少蓋謂王逸少也中原人音同則用如字語雖未暢可謂警敏夙慧矣通官朴寶樹驟子絕大逸出

匪跪庭中三多疾逾其領下持其胡而去驟低頭受羈
正使嘗凭櫳而坐三多趨過正使招賜丸藥扇子三多
拜謝因問正使姓名官品其唐突類此

曹秀先江西新建人也字地山見任禮部尙書年可六
十餘容貌寢陋無威儀爲人愷悌樂易余旣還燕中原
士大夫多譽曹公地山先生文章學問當世冠首以比
歐陽永叔張廷玉纂修明史曹亦叅史局盖舊人也

王三賓閩人也年二十五似是尹亨山僉從也或奇麗
川僕也貌美而能解書工畫

鵠汀筆談

鵠汀曰公子當精幾何之學余曰何以知之鵠汀曰頭

炕奇按司盛言高麗朴公子精通幾何言月中有世界
當似此地言地在太空當一小星言地當有光遍滿月
中皆奇論可謂經緯天地余曰鄙人老實未曾窺幾何
半個字前夜偶携奇公賞月前堂不覺奇興悠然因此
縱談不顧乃一時詼語况此臆致非幾何所推鵠汀曰
不必過謙願問地光此倘有光未知受日爲光否抑自
發光色否余曰如夢讀綠字書此刻並已忘之志亭更
請地光之說余曰鄙人第以妄言之先生以妄聽之否
鵠汀曰不妨余曰晝則萬物照耀夜則羣品黯黑何也
鵠汀曰此受日爲明余曰萬物自無明體其本質則莫
不黯譬則昏夜對鏡頑然與木石無異雖含照性其不

能自具明體可知也借日然後乃發光色其反射處還
生明影水之於明亦獨是也今夫地外環海譬則大玻
黎鏡也若自月中世界望此地光亦當有弦望晦朔其
面面對日處大水大土相涵相映受照反射適寫明影
如彼月光遍此大地其未及受日處自當黯黑如弦前
初月留掛虛魄其土膚厚處當如月中黯影扶疎鵠汀
曰敝亦嘗妄意地有光影與先生所論稍異余曰不必
相似願聞其說志亭顧鵠汀連道幾勾山河影云鵠汀
掉頭連稱否否余問甚麼否否鵠汀曰先生纔說地光
郝公錯認山河影余曰佛說以月中婆婆爲山河影是
認月爲一闕虛明如鏡照物俯寫大地所謂凸凹形亦

爲山河隆窞如畫副本仰渲月中皆非地月本分鄙說
月中世界者非謂真有世界本欲辨說地光而無地可
見則設爲月中世界如云易地而處設使吾人易處月
中俯看地輪應似地上望彼月明鵠汀曰是也先生此
說愚已明白會聽既有月中世界則自當有山河有山
河則自當有凸凹至遙相望自應如此不借大地寫得
影子第此地光云云妄謂此非借日出影自有本分輝
映大凡物大則神守物久則精凝老蚌吐珠光能不夜
者神精所聚故也地是可大可久嵌空寶珠則許大神
精自應光明譬如君子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視彼滿天
星河都有出身光耀志亭且讀且笑打圈于月中世界

望此地光又打圈于地是嵌空寶珠曰兩個先生當不免月宮一走訟明于姮娥娘娘是時無追郝成作證鵠汀大笑打圈于訟明姮娥句鵠汀曰月中若有世界世界如何余笑曰既未及月宮一走則安能知何樣開界但以吾等塵界想彼月世則亦當有物積聚凝成如今大地一點微塵之積也塵塵相依塵凝爲土塵麤爲沙塵堅爲石塵津爲水塵煖爲火塵結爲金塵榮爲木塵動爲風塵蒸氣鬱乃化諸虫今夫吾人者乃諸虫之一種族也若使月界以陰爲地則水其塵也雪其土也冰其木也其火水晶其金琉璃未必月世真切如是雖鄙人情量設辭然亦安有許大成形比德於陽配體於日

而獨無一

物氣聚蠕化乎今夫吾人者入火則焦入水則溺然亦未嘗離火離水以他界視此則雖謂之居水居火可也今夫諸虫水居不獨魚鼈雖鱗介爲主亦有羽毛之族種種爲賓雖魚鼈置陸則死亦有時乎深藏淤泥是鱗介之族亦未嘗離土也敢問職方之外定有幾個世界志亭曰以西人所紀爲信則果有狗國鬼國飛頭穿胷奇肱一目種種奇怪非情量所及鵠汀曰不特西人所紀於經有之余問何經鵠汀曰山海經余曰環此大地定不知幾處鱗皇幾位毛帝則以地料月其有世界理或無怪鵠汀曰月世有無不涉塵寰則所謂越人肥瘦無關秦人前聖之所不論今見先生之言使我塵

煩頓除如坐廣寒宮衣冰紈飲冰漿與伯夷於陵揖讓
先後之也乘桴浮海乃夫子別界妄想若先生冷然御
風皞也不敢後仲由氏志亭打圈于別界妄想曰吾不
辭趯趯爲兔躍躍爲蟾相與笑哄一堂鵠汀曰吾儒近
世頗信地球之說夫方圓動靜吾儒命脉而泰西人亂
之先生何從也余曰先生則何信鵠汀曰雖未能手拊
六合之背頗信球圓余曰天造無有方物雖蚊腿蚤尻
兩點涕唾未嘗不圓今夫山河大地日月星宿皆天所
造未見方宿楞星則可徵地球無疑鄙人雖未見西人
著說嘗謂地球無疑大抵其形則圓其德則方事功則
動性情則靜若使大空安厝此地不動不轉塊然懸空
則乃腐水死土立見其朽爛潰散亦安能久久停住許
多負載振河海而不洩哉今此地球面面開界種種附
足其頂天立地與我無不同也西人既定地爲球而獨
不言球轉是知地之能圓而不知圓者之必轉也故鄙
人妄意以爲地一轉爲一日月一匝地爲一朔日一匝
地爲一歲歲星歲一匝地爲一紀星星恒一匝地爲一會看
彼貓睛亦驗地轉貓睛有十二時之變則其一變之頃
地已行七千餘里志亭大笑曰可謂兔嘴乾坤貓眼天
地余曰吾東近世先輩有金錫文爲三大丸浮空之說
敝友洪大容又劫地轉之論鵠汀停筆向志亭云云似
傳洪字與號也志亭問湛軒先生乃金錫文先生弟子

否余曰金歿已百年非可師授鵠汀曰金先生字號爲何并有著書幾篇否余曰其字號並不記憶亦未曾有所著洪亦未曾著書鄙人嘗信他地轉無疑他嘗勸我代爲著說鄙人在國時卒卒未果前夜偶同奇公賞月對月思朋因境起興不知所以裁之大約西人不言地轉者妄意以爲若一轉地則凡諸躔度尤難推測所以把定此地妥置一處如插木橛然後便於推測也鵠汀曰敝素昧此學會亦一二窺斑如服七碗茶不復勞精今先生所論亦非西人所發則吾不敢遽信爲然亦不敢遽斥爲非要之渺茫難稽而先生辨說甚精如高麗磨衲鍼孔線蹊一一明透志亭曰如何是三大丸如何

是一星余曰浮空三丸者日地月也今夫說者曰星大於日日大於地地大於月信斯言也惟彼滿天星宿都不與此地相干獨此三丸自相隣比爲地所私立號日月資日爲陽資月爲陰譬如人家求火東隣丐水西舍自彼滿天星宿視此三丸其羅點大空自不免瑣瑣小星今吾人者坐在一團水土之際眼界不曠情量有限則乃復妄把列宿分配九州今夫九州之在四海之內者何異黑子點面所謂大澤曩空者是也星紀分野之說豈非惑哉志亭自信斯言至瑣瑣小星亂圈之鵠汀甚稱奇論快論發前人所未發余曰前者先生何貶趙宋鵠汀曰不成統太祖無鴻功偉業邂逅得國不過當時印板

天子立經陳紀每在顧成之廟而太宗在家未免負心
之人余問燭影一案若道是真奚特負心而已鵠汀曰
此誠千古誣枉是時太祖已大漸爭朝夕耳何苦作此
大事迹其行事宜招是謗此案元出胡一桂私史乃吳
中僧文瑩所著湘山野錄啓之也一緇徒何從知此嚴
密大約下語不無用意遙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好爲
不過十數字惹千古無限疑端燭系昏夜之具影是熹
微之事搖紅乃倏翕明滅之光也大聲者不和平之音
好爲者無別白之辭遙見遙聞又是不分不明之際真
成千古疑案可謂狠筆當時士大夫一不是於不踰年
改元二不是於逼嫂爲尼死不成服積不是於廷美德
昭之死如何厭得天下不是底心六國之士積怒嬴秦
必欲先六國而亾之巧撰呂不韋一段奇貨又况攄毒
於焚坑之餘乎漢之策士一番罵秦便成奇文燭影一
案并是此意也仁宗英氣異於漢文而學識過之神宗
圖治勝於漢武而才畧不及建炎以後無可足論所可
痛者忘讎認親既非天倫那得稱侄力屈而服是爲畏
天稱僕稱臣無奈天何至若稱侄稱孫辱孰大焉當時
士大夫欲免陪臣之恥易臣爲侄陰納其君於茂倫之
地其茂倫敗常石晉一轍而重貴猶能坐招翁來臨安
君臣方此厭然稱賀無識甚矣不講目前之急務空談
影事誠爲可厭理宗四十年格致之工博得身後一理

字可笑可笑未知平生所窮之理果是何樣物事自古人臣莫不欲其君之典學而千載寥寥僅得一理宗然無益於勝敗存亡之數置之龜山門中可稱高足其學問遠不及目不知書之石世龍天下未可作漂麥看道君皇帝儘是名士雖乏個東坡先生松筠氣節其風流鑑賞未必遽讓于陳黃諸公余曰理宗有宋垂亾之末主其典學與否本不足論而至以世主好學爲作聰明之資則先生之言誤矣苟使漢文宋仁之美質漢武唐宗之英資得兼程朱學問則真箇堯舜不足讓也何必預憂其詞章之末藝記誦之流弊徑要人辟之寡學哉鵠汀掉頭曰做不得如先生所言苟使若使等云者乃是假設譬論非真的也假使許葛亮殺得司馬仲達長驅入中原豈不快哉假令宋高宗斬秦檜頭豈不快哉又曰黃老治天下或能收一代之效經術做時未嘗不壞人之國塗炭生靈余曰先生貴黃老而賤經術抑揚太過聊試鄙人否鵠汀曰先生如此見罪小子何敢復言乎余曰先生所論皆高遠非拘儒陋見所可幾及不無河漢之驚非敢以先生爲處士橫議也鵠汀曰可感先生納汙之量大畧天下事不可詭遇亦不可枉尺直尋如此處置都無說話仲心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如此立論更無一事韓昌黎所謂人其人火其書還應天下太平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還應天下道

不拾遺且道先生三代已下經術做治還得幾人倉公
醫人火齊湯要煎大黃四斤二百年之間張仲景八味
湯已用附子五兩轉頭之頃古今不同伯夷叔齊叩馬
之時還有扶去之太公望若道天下無兩是雙非則這
兩老子中一個當不免黑龍江刺配大約天下事譬如
兩頭引絙引絙絕處短者先佈更不言初時力敵故天
下有途順而無是非既有皎然成敗之迹則途順二字
還又爲燈後耳語凡談道者如烏藏肉烏之藏肉也望
雲而識之雲則去矣藏失故處天下無鑿成底義理隨
時推移經生措事多少望雲余曰雲去肉不逃雖時移
事往古今不同然義理自在特人不索之耳鵠汀曰都
是先入定關中者王之余曰經術壞國豈經術之罪也
陋儒只盜經術之名所以亂天下者皆經術之糟粕也
若能真用經術則所謂天下之田始可井也天下之諸
侯始可五等也鵠汀曰先生真個認僕大膽斥經術否
古來言者未必有其心作者未必有其言一部虛偽世
界先生所言還是丹家一套語余曰何謂丹家套語鵠
汀曰文成將軍食馬肝而死此下數端失之語不相屬
鵠汀曰諸葛武侯學出申韓却是冤却未嘗細心讀書
如後世經生然其於孟子却見得大義分明其胷中鏤
得一公字眼中都不見成敗二字三代以還獨孔明一
人可當大臣之責其論治道則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

其勉君德則曰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失此可謂萬世身死勿補大丞相余曰取劉璋豈不是在尺直尋鵠汀曰未必孔明教他座中襲取劉璋合當聲討不宜學螳螂捕蟬自其父焉據全蜀天府之國不佐諸侯討國賊此其意何在劉表擁荊州九郡之地興學校陳雅樂此何等時也而其雍容若是若究其無漢之心當先正同姓諸侯之罪此草廬高臥之作奸已憤懣於表焉之徒苟有一帝室之胄信義素著者明目張膽必先權操而致討程朱每恨孔明學未純正爲取蜀惜然跨有荆益本是草廬開卷第一義此孔明眼明國賊學術正大處但劉焉有可討之辭而在璋則無詐取之義荊州無代據之勢而於琮則有襲奪之機劉琮明以國土納賊昭烈明以大義取之則天下夫孰曰不可而抵死守信於荊州忽露奸雄於益州不食嗟來竟未免紜臂朱子答魏元履書亦論昭烈不取荊州於劉琮迎操之日狼狽失據則乃出於盜賊之計謂之經權俱失然愚謂是時雖得荊州亦守不得曹公已以八十萬衆壓境焉能以區區新造之荆抵當得他不如堅守廉讓之節還剩得天下信義之聲所以不取於迎操之日此經權俱得處劉璋暗弱不恤士衆草廬初見之日已贊其兼弱攻昧之術當不曾教他詐取致堂胡氏規規以玄德

公從遊盧植陳元方鄭康成真個以經術學問之士推之可笑哉這是雲蒸龍攄啖人不俛眉之梟雄無事則愁欲哭有聲則起問變天地間獨患無身急則棄妻子走何有乎劉璋小猴子此刻孔明決不當西向呼荅後儒徒執成跡責備先主遽欲出湯武之右此亦後世私意於湯武一二事敢怒而不敢言於伊呂例用庇護滔滔千古一座東林牢不可破伯禽被撻竟是何罪正恐夫子未出於正一例事功分勘心跡此後儒黨比之習伯仲見伊呂此善評也余與鵠汀共處五日每談次頻發歎息之聲其聲喟古所謂喟然太息者是也余問先生平居何頻發歎也鵠汀曰此吾痞證噫氣遂成長喟也生平讀書千古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安得不成此痞患余曰讀書時每發三歎則先生所歎當多賈傅六萬太息矣鵠汀笑曰天下事每隔一水只爭濟不濟耳敝讀書至夫子臨河曰某之不濟命也吾未嘗不三歎項羽不渡烏江未嘗不三歎宗留守三呼過河未嘗不三歎只此九太息已多賈傅六太息矣相與大笑余曰頭厄已發志士萬太息鵠汀色變已而色定裂頭厄投爐中曰魯人獵較某亦獵較豈不是時中之聖李卓吾忽自開剃這是凶性余求見乙未十一月內閣奉諭崇禎死事諸臣獎忠詔鵠汀許夜間謄示余問中國所稱攝政王誰也鵠汀曰這是睿親王諱多爾袞我皇清之一

個周公順治元年四月自盛京統領大軍方進向寧遠而流寇已碎皇城則平西伯吳三桂迎我師入關復讎除凶睿親王喻示官民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民大悅五月睿王進朝陽門御輦陳明鹵簿受明文武眾官朝賀余曰是時天下都是睿親王得之何不遂自做天子鵠曰故是我皇清之周公當時事亦還有做不得處當時諸親王個個英勇人人豪傑余曰弘光若斥馬士英輩而全仗史可法諸賢則江南之地如之何不世守也鵠汀喟然歎曰天所廢也孰能興之睿親王遺史可法書引春秋大義君弑不討賊不當立君不責之且說之曰闖賊手毒君親中國臣民未加一鏃朝廷除棄宿嫌爰整虎旅掃滌凶穢爲天下復君親之讎首崇懷宗帝后咸如典禮國家之定都燕中乃得之闖賊非得之明朝也宜削尊歸藩永綏福土朝廷待之虞賓史可法答曰國破君亾社稷爲重迎立今上天與人歸殿下入都爲我帝后發喪成服凡爲大明臣子者孰不感激圖報而乃欲引春秋來相詰責若坐昧大一統之義將何以維繫人心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北轅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康王纘統是皆亟正位號於國讎未報之日而紫陽大書綱目不斥爲非云云皇上御批通鑑輯覽欽許福王稍能奪志有爲則未嘗不同宋之高宗乃任馬阮奸黨是非顛倒雖史可法力

矢孤忠無奈乎一木傾廈自古廢興有數如此奈何奈何余曰史可法書又曰貴國夙膺封號今驅除亂逆可謂大義乃反因以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所謂以義始而以利終也其書可與日月爭光鵠汀大驚曰公外國人何從讀此余曰史公此書亦係禁書否鵠汀曰不是禁書皇上手親載之御撰諸編我朝寬大不諱前代所稀余問睿親王身後緣何被籍鵠汀搖手曰多少說得長鷓鴣之詩所以作也程子稱金滕如近世祝文當焚埋而重其事故藏之金滕此巧就周公若然則李宸妃水銀殯殮亦一金滕華林鳴蛙爲公平爲私乎大約爲世教立言不得不遷就則各尊所聞又從而爲之辭宋之士大夫喜談理學然心與佛教者有之躬行道教者有之卅一代全史都是演義十三經註疏太半傳會諸子百家之語多少寓言此等區區自得不可獻諸君上不可傳與子孫不可輒向同窓強辨今逢海上異人畢生無再會之地又安得不激我衷情因潛然淚下又大笑曰邵堯夫每事分作四柱大是局滯余問如買盆占其成毀否鵠汀曰如春夏秋冬仁義禮智皇王帝伯金木水火其學術無活機似精而實麤朱子評康節不及張子房又評其奸雄手段不及莊周十倍逃不得朱子光明眼朱子評莊周其論道體甚好其名理非後儒所及此朱子公明處余曰盈天地間萬事萬物非朱子勘

定便似贗本鵠汀熟視余良久曰後朱子而生者皆土木形骸否偏聽陳亮則按唐仲友恐傷於刻誤解通書則抵史局書似涉於誣所謂無極而太極不知怎地話一筆勾之可也余曰上國文教訖于四海弊邦雖被東漸之化而中外既殊則卽如立國規模傳授心法莫得而知也鄙人不無悵恨於同文之域鵠汀曰本朝懲前朝流寇之患凡賑貸之政靡不用極外兼三王而內濟二教驅策天下士大夫囿之文教之中而小民自行乎其素前代強本弱枝之術不過隳名城殺豪傑不然則徒諸田屈昭於關中而不識所以撫綏之方本朝文謨武烈遠過前代尊尙儒術專昇中土陰銷豪傑不逞之心推

廣封典遍加外藩潛分夷狄兼并之勢挫抑滿洲待之以鞞鞫弓馬之事以壯根本之地頻開河工聚天下奇技淫巧之士以慰游食之徒恭己正南面而已夫天下何思何慮尹亨山自班出直至談所余與鵠汀下椅肅揖尹公忙扶余坐椅余問鵠汀尙不廢省圍否鵠汀曰已付鄧禹笑人寂寂問先生如何余曰一槩鵠汀曰白頭荆圍士之恥也余曰昨謁聖廟朱子陞配殿上然則爲十一哲矣何時陞亨否亨山曰康熙時陞亨十哲元非孔門洽當底定論不過一時與難於陳蔡之間爾自唐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論語以其似聖人子夏子張之徒至欲以事孔子事之則其賢可知矣公

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則不亦遠優于宰我冉求乎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予于廡中先輩鄭端簡王貽上論皆如此王爲國子祭酒時具疏欲改正爲人所沮疏未果上此可謂萬世之公論士流至今惜之問朴先生今有著書幾卷亦有佳集携至中國否余曰平生學殖鹵莽未曾著得幾卷書亨山曰雖有周公才美若涉驕吝餘無足道余所衣白紵祔日暮稍涼相與散步階上亨山摸余衣曰坐中不勝清曠

余與鵠訂談最多六日對窓通宵會話蓋鵠訂敏於酬答操紙輒下數千言縱橫宏肆揚扞千古經史子集隨手拈來佳句妙偈順口輒成皆有條貫不亂脈絡或有指東擊西或有執堅謂白以觀吾俯仰以導余使言可

謂宏博好辨之士而白頭窮途將歸草木誠可悲也及入皇京與人筆談亦無不犀利而見其所作諸文篇則皆遜於筆語然後始知我東作者之異於中國也中國直以文字爲言故經史子集皆其口中成語非其記性別於人也爲之強作詩文則已失故情言與文判爲二物故也故我東作文者以齟齬易訛之古字更譯一重難解之方言其文旨黝昧辭語糊塗職由是歟吾歸以遍語之國人則多不以爲然良足慨然也已矣

幻戲筆談

是日與鴻臚寺少卿趙光連聯椅觀幻余謂趙卿曰日

不能辨是非察真偽則雖謂之無目可也然常爲幻者所眩則是目未嘗非妄而視之明反爲之祟也趙卿曰雖有善幻難眩瞽者曰果常乎哉余曰弊邦有徐花潭先生出遇泣于道者曰爾奚泣對曰我三歲而盲今四十年矣前日行則寄視於足執則寄視於手聽聲音而辨誰某則寄視於耳嗅臭香而察何物則寄視於鼻人有兩目而吾手足鼻耳無非目也亦奚特手足鼻耳日之早晏晝以倦視物之形色夜以夢視無所障礙未曾疑亂今行道中兩目忽清翳膜自開天地寥廓山川紛鬱萬物礙目羣疑塞胷手足鼻耳顛倒錯謬皆失故常渺然忘家無以自還是以泣爾先生曰爾問爾相相應自知曰我眼旣明用相何地先生曰還閉爾眼立地汝家由是論之目之不可恃其明也如此今日觀幻非幻者能眩之實觀者自眩爾趙卿曰然世言飛燕太瘦玉環太肥凡言太者已甚之辭也旣論其肥瘦而輕加以已甚之辭則已非絕世之佳人彼二帝之目獨眩于肥瘦之間世之無光明眼真定見久矣太伯之文身採藥幻以孝者也豫讓之漆身吞炭幻以義者也紀信之黃屋左纛幻以忠者也沛公其幻也幟張良其幻也石田單以牛初平以羊趙高以鹿黃霸以雀孟嘗君以鷄蚩尤之幻銅頭鐵額諸葛之幻木牛流馬王莽之破綻祿山之赤心盧杞之藍面皆幻之拙者也自古婦人尤能

善幻如褒姒之於烽也驪姬之於蠶也然聖人神道設教亦有然者愚雖未敢致疑於階草之指佞庭鳳之儀韶而亦未能盡信於負舟之黃龍流屋之赤烏自古神聖愚凡莫不有一番不可知之事或有嗜瘡痂者或有好驢鳴者雖謂之幻可也雖謂之性亦可也幻之爲術也雖千變萬化無足畏者天下有可畏之幻大姦之似忠也鄉愿之類德也曰胡廣之三公幻以中庸馮道之五代幻以明哲而笑中之有刀酷於口裏之吞劍耶相與大笑而起

避暑錄

避暑錄者余遊避暑山莊所錄也時方仲秋而塞北暑氣猶蒸常著白苧單衫而向午揮汗每遊覽之暇移椅齋外大槐樹下以清暑三官所得輒爲錄之名曰避暑錄

奇麗川滿人也性驕傲頗有藐視尹亨山之色亨山佯若不知容辭謙下尹長奇二十餘歲位亦差高而漢人旣爲羈旅之蹤則勢所使然麗川所居與余所寓對戶余欲往晤亨山則必經奇戶故必先歷奇尹不解余意必踵余而至須臾起去告以他往奇笑而背指曰尹公之他尹公亦嘗背評曰鳩眼未化滿漢仇疾類此及還燕談次問識奇則皆掉頭馮秉健奮然曰士大夫安知韞子問亨山何如人皆欣然曰樂天一流人

蘭雲軒許氏詩載列朝詩集及明詩綜或名或號俱以景樊載錄余嘗著清脾錄序詳辨之懋官之在燕以示祝翰林德麟唐郎中樂宇潘舍人庭筠三人者輪讀贊諱云及余在此論詩綜闕謬因及許氏尹公曰尤悔菴侗外國竹枝詞首著貴國其曰楊花渡口杏花紅八道歌謠東國風最憶飛瓊女道士上梁曾到廣寒宮注云閨秀許景樊後爲女道士嘗作廣寒宮白玉樓上樸文余詳辨其景樊之誣尹奇兩人俱爲分錄收藏中州名士當又以此事爲一番著書之資太約雋中吟咏本非美事而以外國一女子芳播中州可謂顯矣然吾東婦人未嘗以名與字見於本國則蘭雪之號一猶過矣况乃認名景樊在在見錄千載難洗可不爲有才思闕彥之炯鑑也哉

諸幻中酒石最要若真有是石當爲天下絕寶世傳前明天啓中倭攻琉球虜其王琉球太子載其國中世寶將以贖父舟漂到濟州牧使某問舟中有何物太子以酒泉石漫山帳對酒泉石形如瑪瑙中窅容一盞以清水貯之卽變爲美酒漫山帳以海蛛絲染藥結造小張則可覆一屋大張可覆一山小而蚊蠅大而蛇虺莫能入牧使請之不許則遂發卒圍舶太子以石帳投之海中牧使盡籍舶中所載遂殺太子太子臨死咏詩曰堯語難分桀服身臨刑何暇訴蒼旻三良臨穴誰能贖二

子乘舟賊不仁骨暴沙場纏有草魂歸故國吊無親竹
西樓下滔滔水遺恨分明咽萬春此載李重煥擇里志
牧使遭臺叅滅死長流云余嘗疑此近齊東使此果真
也牧使之罪雖肆市難贖其子孫如何長享富貴以昨
所見幻戲酒石觀之則琉球酒石亦似幻術

熱河酒樓繁華不減皇京壁上多名人書畫流霞亭題
功名富貴兩忘羊且盡生前酒一觴多種好花三百本
短籬風雨四時香又飲翠裘樓壁間所題墨浪猶濕類
于敏中阿克敦筆問諸酒傭知此書生名否對俄有一
客寫揭纜去不知書者姓名其詩致主初心陋漢唐暮
年身計落農桑草烟牛跡西郊路又臥旗亭送夕陽兩
詩不知何代誰作而臨風一咏令人感慨俱書扇面歸
問尹亨山則俱以名對而余又忘之

余謂郝志亭曰將軍雖從弓馬出身掌故甚嫻筆翰流
麗雖宿學者儒當鮮與儔不審中州武將必須文雅學
問優長否抑亦將軍故是儒家淵源乃效定遠勒銘否
志亭曰家世農家幸際聖代然隨陸絳灌之恨其來久
矣如成者則所謂車載斗量曷足道哉如今太學士河
公桂如近故太學士舒公赫德皆能文致太平武遏亂
畧富貴壽福則汾陽西平勤勞勲烈則裴晉文潞不如
是未可以做文未可以做武余笑曰沈慶之目不識字
何謂儒將志亭亦笑曰沈公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當

時已許其學問戚南宮尤工於詩畫角聲傳草木哀雲
頭起對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鴻無數來但
使玄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
李將軍舞劍臺其將才可及詩才不可及

夕登豐潤城有一美鬚長者前揖自言姓名林臯浙江
人求聞余姓名且驚且喜曰君豈非楚亭族親乎余亦
驚喜問君何以知楚亭林臯曰前年朴楚亭與同國李
炯菴共登文昌樓因宿同郡胡迥恒指城底一門曰這
是胡宅壁上有楚亭筆遂同卞季涵鄭進士珏入其中
當日已昏黑主人爲張四燈照壁一讀乃余家典洞時
炯菴在余作也沈謬秋令樹先知任忘暄涼做白癡壁

靜萬蟲勤自護簾虛一鳥慣相窺拋他錢癖如將浼呼
我書淫故不辭好事中州空豔羨堯峰文筆阮亭詩聯
白鷺紙二幅筆態流動一字恰如兩掌大先時吾輩談
說中原空費豔羨數年之間取次一遊又况萬里異鄉
如逢故人一面哉

琉璃廠中六一齋初遇俞黃圃世琦字式韓目清眉秀
疑其爲潘庭筠李調元祝德麟郭執桓諸名士也此諸
人者有先余交遊者故名芬牙頰若數鬚眉及與俞筆
語之際爲寫柳惠風送其叔父彈素詩佳菊衰蘭映使
車澹雲微雨九秋餘欲將片語傳中土池北何人更著
書黃圃問池北何人是誰余曰此用阮亭著池北偶談

燕巖集卷之二
載敝邦金清陰事也黃圃曰感舊集中有諱尙憲字叔
度余曰是也淡雲輕雨小姑祠佳菊衰蘭八月時是清
陰作阮亭論詩絕句淡雲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
時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國解聲詩惠風此作做阮
亭也黃圃曰惠風詩未易得果然東國解聲詩也余曰
足下知潘庭筠學士乎黃圃曰未嘗證契先生緣誰識
他余曰敝邦洪大容乾隆丙戌隨貢使入都遇潘其後
繼有相交者僕雖未見神情默契潘工書畫嘗自寫桃
柳題詩贈洪曰吾家西子湖邊樹淺碧深紅二月時如
此江南歸不得軟塵如粉夢如絲黃圃大加墨圈

山西人郭執桓字叔圭又字勤庭號曰半迂又號東山
亦稱繪聲園乾隆丙寅生能詩工書畫家素封宅枕虎

山門當蘆泉其父泰峰字青嶺號錦衲誥授中憲大夫
例晉資政大夫錦衲日與沈德潛賈洛澤諸名流唱酬
其中叔圭嘗介其同郡鄧汝軒師閔叟澹園八詠于東
國名士澹園錦衲所居蓋爲其父壽傳也余爲題紅蕉
綠石出東墻云云見原集詩部叔圭寄其所著繪聲園集刻
本一卷請余序之觀其集清虛灑脫不類火食者自弱
冠時藉父緒業招延海內詞客爲文酒之會楊維棟盧
秉純之徒皆爲序其懷津門西亭日香散花殘小院秋
西亭簷角月如鉤北來一鴈橫空碧影下東南入海流
其題表耀山水小幅日蟹舍漁灣水色明烟條露葉半

陰晴雲間天際孤帆遠寂寞斜陽一鴈聲余嘗徜徉於
金鰲玉竦之間而雨邨李調元秋廬潘庭筠芷塘祝德
麟諸名流庶幾可遇然郭執桓沒已六年矣繪聲集當
有更刻之本而求之廠中竟未得可恨可恨

明詩綜載余五世祖錦陽君大同館題壁一絕高句驪
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惆悵乙支文德死國亾非
爲後庭花高句麗起非在鴻嘉乃漢元帝建昭二年成
帝鴻嘉三年百濟始祖高溫祚都稷山先祖偶失點檢
而俞式韓球堂錄引日知錄用東史所證云云以辨此
詩鴻嘉之誤中州之士勤於考據辨析以爲博雅類多
如是

長洲尤侗悔菴著外國竹枝詞首以我國其下百餘國
民謠土產著其大槩而觀其所述朝鮮事尙多舛謬况
四海外萬里之遠而無文字可以通其土俗哉其撰朝
鮮曰高句麗降下句麗未若朝鮮古號宜千里王京陳
百戲漢城猶見漢官儀註云古朝鮮并入高句麗隋征
之不服貶爲下句麗明洪武中入貢奉詔更號朝鮮以
漢城爲王京每朝使至雜陳百戲又曰長衫廣袖折風
巾唾紙狼毫漢字真自序世家傳國遠尙書篇內九疇
人又小兒八歲號黃昌舞劍能誅百濟王更唱嘉俳會
蘇曲朝來蠶績已盈筐註云新羅國黃昌郎八歲爲王
往百濟舞劍于市濟王召入宮令舞因刺之七月望日

王使王女率六部女子績於廣庭八月望日乃考其功
負者設酒相與歌舞謂之嘉排一女起舞爲會蘇之曲
後朝鮮破新羅擬爲黃昌會蘇二曲奇麗川出昭代叢
書拈此相示余謂尹亨山曰降號下句麗乃王莽事也
尹曰然余曰自序世家句極謬箕氏朝鮮爲衛滿所逐
尹卿曰此錯綜言東方三國時非專指貴國其曰傳國
遠者槩論國號朝鮮肇自箕聖所以贊美貴國之極致
大約此非佳作如癡人說夢隔靴爬癢余曰註云朝鮮
破新羅尤謬做邦承高麗高麗承新羅則安得破五百
年前新羅麗川大笑曰所謂乙丑甲子

余問尹卿曰當世詩人海內稱首者可得聞名歟尹卿
曰以海內之大固不乏鴻匠妙才而做年老斷置人世
事年少才子未能相識做老友袁太史枚字子才高蹈
不羈之士也不樂仕宦放跡山水最工懷古之作因高
咏數句余未曉聽請書示其博浪城詩曰真人採藥走
蓬萊博浪沙連望海臺九鼎尙沈三戶起六王纔畢一
椎來云云觀其詩可占中原士大夫之心而亨山之獨
咏此篇其意尤著然不諱於奇麗川何也

康熙戊午江右女子季文蘭爲胡人所掠賣往瀋陽到
榛子店題詩壁上曰椎髻空憐昔日粧征裙換盡越羅
衰爺孃生死知何處痛哭春風上瀋陽下題奴江右虞
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今爲王章京所賣將往瀋陽戊

午正月廿一日灑淚拂壁書此惟望天下有心人見此
憐而見拯奴年今二十有一後六年癸亥清城府院君
金公錫胄使過此店錄而歸後三十餘年老稼齋金公
昌業又過此店則壁間題墨猶有存者今余後稼齋六
十餘年而又過此店徘徊咏想而壁上所題不可見矣
余偶舉此詩語之奇豐額奇潛然淚下問榛子店在於
何處余曰在山海關外奇卽題一絕曰紅粧朝落鏡黃
旗笳拍傷心第五詞天下男兒無孟德千金誰贖蔡文
姬

康熙山莊詩共三十六首皆陋拙無致蓋多勉強咏哦
以示素抱而羣下必蒐採羣書以廣箋註如烟波致爽

曰山莊頻避暑靜默少喧譁爲註者引蕭統詩命駕出

山莊劉禹錫詩綠蘿陰下有山莊戴叔倫詩芝田棗徑往
來頻孫逖詩地勝林亭好時清宴賞頻魏徵九成宮醴
泉銘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梁簡文帝納涼詩避暑高
梧側輕風時入襟白居易詩望春花景暖避暑竹風涼
南史沈麟士傳年過八十耳目聰明人以爲養身靜默
所致皇甫曾詩草長風光裏鶯啼靜默間何遜詩視聽
絕喧譁此才兩句無不可解者安用許多箋注朱子曰
關關雎鳩出自何處此可爲詩學之大戒

吳中自古浮誕輕詭然率能工文章善書畫類多名士
而中原人士皆惡之曰裨販駟儉則稱杭州風蓋吳人

多狡獪之術也余語奇貴州陸飛書畫之工奇曰這是凡虫盖亦杭州風之謂也北人之憎嫉南士類此

崔杜機成大梨花菴老僧歌云吳王看戲泣椎結錢叟為僧托麟筆我東先輩每於中州事率因風聞而不詳實蹟所謂吳王者吳三桂也錢叟者錢謙益也謙益三桂俱以降虜白頭無聊一則雖托義舉而大號先僭一則寓意著書而大節已虧雖欲巧逃後世之誅貶人孰信之吾東諺凡事物之黜昧者稱矇矓春秋東人喜談春秋而矇矓若是類者多豈不為滿人之所笑也

曩時商舶漂到甕津舶中有能詩者以一律呈水使曰故國誰憐鍾簾變殊方還愧姓名通千秋周子新亭淚空灑滄溟水不窮惜未得其全篇而詩人姓名亦無傳

錢受之所云國內無戈坐一人即金慕齋作也見本集受之之跋皇華集舉此以譏之然其實華鴻山察頒詔時所作俑也如廣野無邊水長天一點鴻野字寫得廣天字寫得長水字去傍為無邊鴻字打批為一點此所謂二字含意也故陪臣遠接龍灣必妙選詞學之士為從事以備應卒而詔使在道必出此等意在困迫接伴當時接伴諸人亦必預習此等遂以為例而非所樂為也受之為鴻山跋此集也沒其實狀而為拈東人一句以為嗤笑至戒其勿與酬唱惡能服東士之心乎余舉此談之俞式韓式韓收納懷中如獲異寶

崔簡易三日浦詩晴峰六六歛螺蛾白鳥雙雙弄鏡波
三日仙遊猶不再十洲佳處始知多余常登四仙亭沈
伯修書此詩刻揭亭上而此殊非佳作耳世傳簡易謁
王弼州公務堆積如山十數吏送奏文狀弼州凭案揮
麈左酬右應題判如流衆筆齊舉須臾雲空更有十餘
少年各呈所課或詩或文或小品書種弼州研朱點閱
手不停筆簡易大驚服問侍者曰老爺往常如此否侍
者云今適坐間少閒耳老爺往日已得詩萬首著書千
卷簡易默然心死袖出所著文請教弼州曰有意於作
者但讀書不多聞見未廣可歸讀昌黎文中獲麟解五
百遍當識作文蹊徑耳簡易大慚恨深諱見弼州一事
而爲文務爲僻澗奇崛者學李于鱗于鱗爲弼州所畏
故欲以此雄壓耳

沈汾續神仙傳云新羅賓貢進士金可紀爲仙云而章
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詩曰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
生憶故林風高一葉飛魚背湖淨三山出海心可紀之
歸本國明矣

余友人羅杰仲興文章魁傑士也遂於易平生嗜鍾王
書法遇赫號片札則輒背作瘞鶴銘數字或紙不足而
點畫撈勒無可施處則運筆歷紙坐席盡黑故若戶外
有仲興履響必先藏硯具然後乃方出迎仲興入室必
先左右顧眄苦覓紙筆眼中無見然後乃敘寒暄其任

真如此歲丙申仲冬隨申書狀思運入燕其時正使卽
錦城尉也禮士殊深奇羅駢弛爲助扇丸數論任譯母
阻衙門然仲興天性真率所至多見搪塞故不能恣意
遊覽亦未得遇一中州名士云其行余送之松京而其
還做華制造太平車載其妻子入赤裳山中于今四年
不見今余是行檢篋中知舊書札詩文藏之得仲興舊
爲詩行草爛然遂入行橐以示奇貴州貴州曰固多名
句而間不成律云蓋吾東音韻或與華音相異故間有
不合於律者耳

李懋官在李調元座徵詩潘庭筠潘曰吾前爲詩頗費
思索苦困作故詩苦未多比覽憚鐵簫寒柳冊子王秋
史題四詩於後柳爲明殿相國通樂園舊植感而有作

云愁心都付畫工論淒絕長條夢水邨海右亭荒名士
散天涯木落廢園存半規殘月春留別一例斜陽暮斂
魂六十年來看粉本墨香箋色又塵昏又曰看遍東風
率地新蘸波吹絮揔情塵可憐碧葉吟蟬地不見紅欄

繫馬人衰影驛樓傷老杜離悰門巷憶髯秦自註秦觀詞花下重

門柳邊深巷鵲華山麓髡枝外只有明湖冷濯巾又曰畫人

吟子一時稀減盡金城翠十圍緣岸低枝欹暮雪入樓
暝色帶冬暉靜中黃葉無多響遠處昏鴉數點歸猶有
沾泥閑恨在逢春莫更作團飛又曰七十泉聲亂石春
兩株憔悴野霜濃前朝臺榭沙痕在晚歲關河樹影重

偶爲士流青眼放恰如女妓白頭逢桐花零落山薑老
誰識王郎濯濯容卽此可見漢人之觸處與感以示亨
山諸公莫不感傷揮涕

莊子曰絡馬首穿牛鼻牛之穿鼻古也東牛生七八朔
已穿鼻自入柵至熱河一戶所養牛不下七八頭或多
至三四十頭耕田駕車皆羈角而使之無一穿鼻者中
國訓御之術雖非我國所及而其不穿鼻者亦有古今
之異歟晉杜預上疏有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
供駕至有老不穿鼻者以此觀之中國古時牛供役則
皆穿鼻

中國因字入語我東因語入字故華東之別在此何則
因語入字則語自語書自書如讀天字曰漢捺天是字

外更有一重難解之諺

說郭有鷄林類
事天曰漢捺

小兒旣不識漢

捺爲何語則又安能知天乎鄭玄家婢搃能說詩爲千
載佳話然其實中國婦人孺子皆以文字爲語故雖目
不識丁而口能吐鳳經史子集乃其牙頰間恒談也我
人初見中國孺子隔溪呼母曰水深渡不得大驚以爲
中國五歲兒開口能詩此殊不然是乃語也非有意成
句也老稼齋遊千山有邨媪賣酒問路僻人稀有誰沽
飲對曰花香蝶自來無許多轉折而辭明意暢自成韻
語此無他因字入語之妙證也余家小婢嘗至一家當
得餅而獲他餌喜謝曰巴蜀亦關中此本紙牌行語婢

本不識巴蜀關中而但認是爲彼此無異則當矣始知
華語非難而未必鄭婢擅雅千古也

李德懋清脾錄云三韓人遍踏中土者無如李益齋其
所遊歷見於詩者若井陘豫讓橋黃河蜀道峨嵋孔明
祠堂函谷關澠池二陵孟津比干墓金山寺焦山多景
樓姑蘇臺道場山虎口寺漂母墓涿郡白溝鄴城覃懷
王祥碑嶠陵長安鄭莊公墓許文貞公墓關龍逢墓望
思臺武則天陵肅宗陵邠州涇州寶陀窟月支使者獻
馬其足跡所到皆偉壯有非東人之所及其詩當爲東
方二千年來名家華豔昭雅快脫三韓僻滯之習今世
之人甚至有不識益齋之爲李齊賢顧君俠編元百家

詩選而高麗人詩無一首與焉當時牧菴姚公及闕子

靜張養浩舉皆推轂公詩而亦無一首入選是可恠也
云云益齋墓在金川只錦里桃李邨墓下卽益齋舊宅
因其舊宅建書院俎豆之余燕巖別業距書院不十里
而近余嘗一再至書院讀其遺集益信清脾錄所評爲
鐵論其思歸曰窮秋雨鎖青神樹落日雲橫白帝城其
二陵早發日雲迷柱史燒丹竈雪壓文王避雨陵其舟
行峨嵋日雨催寒犢歸漁店波送輕鷗近客舟其多景
樓日風鐸夜喧潮八浦烟簑暝立雨侵樓其函谷關日
土囊約住黃河北地軸勾連白日西我東詩人用事率
皆借用而真能目睹足踏者惟益齋一人今余一出古

北口而自多前人其視益齋真堪缺然

感舊集載清陰先生詩王貽上先室鄒平張氏江南錦江府推官萬鍾之女都察院左都御史諡忠定公延登之孫崇禎末先生航海朝明路出濟南時張忠定罷官家食先生因萬鍾得見忠定一見傾倒爲留六日爲序先生朝天錄一卷貽上所以熟習先生者蓋因其妻家也其鈔載先生詩如三秋海岸初賓鴈五夜天文一客星橋石已從秦帝斷星槎猶許漢臣通五更殘月水城頭咏史何人獨艤舟不向東溟覓歸路還依北斗望神州南商北客簇沙頭畫鷁青簾幾處舟齊唱竹枝聯袂過滿城烟月似揚州皆貽上所稱清婉可誦者也貽上爲海內詩宗而士大夫於貽上隻字片言如茶飯津津牙頰間故無不識清陰姓名者然先生亘古大節莫能知焉郝志亭成請得金叔度數篇佳作余曰僕原未有誦此來有清陰先生六代孫履度別章志亭大喜曰又是奇事余出示之志亭諷咏再三

黃山谷次韻穆公贈高麗松扇云銀鈎玉唾明繭紙松箑輕涼并送似云云今未知高麗松扇爲何樣製作余於高太史棫生坐誦潘庭筠次王秋史寒柳詩坐客皆稱善余仍問王秋史誰也馮明齋秉健曰此歷城王進士名萃字秋史自號七十二泉主人潘詩所謂七十二泉聲亂石春是也凌策軒野曰國朝詩人多推秋史嘗

燕巖集卷之二
有句云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黃葉下
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時人目之爲王黃葉云

燕巖集卷之一

燕巖集卷之二

花開金澤榮于霖

校編

潘南村趾源仲美著

慶州金教獻伯猷

全州李敏應敬行叅訂

續集

熱河日記

口外異聞

惟天子可以議禮今清帝改月令可徵焉余燕巖草堂
嘗有蒼鹿來飲前澗頭如紡車欲詳觀其毛角徐往臨
觀鹿大驚超去竟不得詳今出長城外日閱貢獻鹿羣
大者如騾小者如驢及還入塞坐一藥舖見鹿角扶疎

長皆四五尺充溢棟宇皆稱鹿茸余曰此皆麋茸耳願得鹿茸舖主大笑曰豈不聞麋鹿之大者乎鹿之大者爲麋則麋之小者爲鹿爾角豈有異哉余曰夏至鹿角解在易爲姤一陰生爲補陰之劑冬至麋角解在易爲復一陽生爲補陽之劑功用顯殊舖主曰足下未見時憲書耶已改月令矣萬歲爺嘗有疑麋鹿之茸令天下凡文字之持鹿傍而有角者皆生致之養之海子中區而別之不相亂倫及夏至麋與鹿皆同時解角冬至解角者麋爾遂改十一月令麋角解曰麋角解由此觀之我國關北所出鹿茸未必是鹿茸而國中鹿茸日貴可勝歎哉余曰麋形何如舖主曰未曾見或曰前鹿後馬大約改月令非天子之威勢無以服信天下故曰唯天子可以議禮

舖主又道鹿亦有至小自視其拳曰不過如許曾見荷蘭貢鹿一雙蒼質雪斑

余問舖中藥料稀奇俱全否舖主曰無論草本金石指名要看輒敢奉正余曰稀奇珍品偶未思名舖主指東壁下紅漆櫃子曰這裏砵答一枝真是希奇難得之料余問砵答何物舖主笑而起曰第不妨觀看開櫃出圓石大如數升匏子形似鵝卵余曰此水磨石也何相戲耶舖主曰何敢故慢無禮這是鵝卵能治難名奇疾蒙古譯言必閣亦者書生也八合識者師傅也我國內

三廳下隸號昭羅赤此當因襲高麗之舊麗世多習畏兀語昭羅赤者必蒙語也

看元史自天子號名殊不類常恨艱讀口外有一廢刹元舊也斷碑有歷敘元諸帝功德有曰成吉思者太祖也窩濶台者太宗也薛禪者世祖也完澤者成宗也曲律者武宗也普顏篤者仁宗也格堅者英宗也忽都篤者明宗也亦憐直班者中宗也

蠻語愛莫離者華語有宿緣也落勿渾者華語沒廉恥也曳落河者滿語壯士也

彌串僉使張超日記吳學士達濟尹學士集以丁丑四月十九日被害云故兩家據日記以十九日祭之丁丑乃前明崇禎十年而兩學士遇害於清人之在瀋陽時

也洪學士翼漢不載日記則不詳其成仁之日的在何辰故亦從兩學士祭以十九日今覽清人所撰清太宗實錄特書崇德二年三月甲辰殺朝鮮臣洪翼漢等以正敗盟搆兵倡義袒明之罪崇德乃清太宗年號而三月甲辰考之日干爲初六日以所謂等字觀之吳尹兩學士之遇害亦當同是三月初六日也

當今海內名士梁國治彭元瑞紀昀吳聖欽戴衢亨其兄心亨俱吳人祝德麟李調元並蜀綿竹人余有戴心亨所書柱聯一對

仁廟甲子龜城府使韓明璉與平安兵使李适同叛舉

兵犯闕兵敗走皆擒誅明璉二子潤瀾雪上倒着芒鞋
亡入建州爲將其後十三年從清太宗東來云此出當
時傳說其真僞未可知今覽新刊太宗實錄果言朝鮮
將韓明璉爲其下所殺其子潤義來降瀾似改名爲義
呼我 朝立國四百年來不無凶逆之誅殛而未有如
兩賊之舉兵犯闕者其凶醜遺孽投虜爲將借兵猖獗
至於此極當時建州爲逋逃之淵藪而足想平日邊門
之不嚴沿江守禦之疎虞強隣憑陵而其用事將率之
姓名不識誰某則何況其材勇謀猷之所出乎如此而
徒欲以空談摧大敵隻手扶大義嗚呼難矣哉
古兒馬紅者義州官奴鄭命壽也姜功烈者都元帥姜

弘立也皆改名投虜命壽最凶惡陵虐其父母之邦無
所不至鄭弼善雷卿不勝忿欲刺殺命壽與其院吏姜
孝先謀乃使人告命壽諸姦利事于清人清人斬上書
者而鄭雷卿姜孝先坐死使命壽監刑極甚慘酷後清
人亦覺命壽稔惡於本國遂斬之姜弘立光海時爲都
元帥深河之役降於虜及 仁祖改玉聞其家誅夷大
怒引虜兵至平山 朝廷不得已送弘立家屬于軍前
其叔父縉責弘立弘立大慙旣而滿洲知弘立詐遂講
和而去留置弘立聽本國調度 朝廷畏滿洲強未敢
顯誅弘立出居其楊花渡江亭無面目以見國人不出
房闈但聞長吁聲後五六年其家人縊殺之

我東書籍之入梓於中國者甚罕獨東醫寶鑑二十五卷盛行板本精妙余家無善本每有憂病則四借隣閭今覽此本甚欲買取而難辦五兩紋銀齋悵而歸乃謄其凌魚所撰序文以資後攷

佛氏書初入中國者不過四十二章其後號佛經者大半作于魏晉間文人之手盛于姚秦熾于蕭梁大備于唐幾與儒家典籍等蓋自上世已有似此學問黃帝廣成子南郭子綦藐姑射山人許由巢父卞隨務光長沮桀溺未曾號其人爲佛而亦未嘗著有其書故後世但知佛氏之出自夷狄而殊不識中土先有此道也

出東直門向熱河行不數里皇城脚夫三十餘人偏擔接武而行回子十餘人殿後面貌獐獐高鼻綠瞳髮鬚強礫其中兩人眉眼明秀服着最華戴猩猩氍毹卷其左右兩簷則前後簷尖銳如未敷荷葉顧盼之際輕佻可笑馬頭輩臆稱回回國太子與之後先作行者三四日時於馬上換烟相吸其動止頗爲恭順一日停午極暑下馬憩路中簷屋下兩人後至亦下馬對椅而坐問我滿洲話否蒙古話否我戲答曰兩班安知蒙滿話卽書問回回來歷一人掉頭視他似全塞矣一人欣然操筆沉思良久纔下一字備盡艱難辛苦之狀自稱哈密王指其伴來者亦稱蕃王十二部云云所對全無文理不可解矣按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

元卽回鶻也回回者卽回鶻之轉聲也高麗史元使麗人教習畏吾兒語畏吾兒又畏兀之轉聲也哈密漢時伊吾地唐時伊州地麗末僕遜者回鶻人也仕於元朝從公主東來因仕於麗朝其仕於本朝者僕長壽卽遜之子也

徐花潭先生敬德數學類康節有詩若文若干篇無可觀而編入四庫全書中

漢書地理志清河郡有魍題縣余行自漠北還入古北口夜宿清河縣今不知魍題何在而要之清河近境顏師古注魍古莎字

我國成川降仙樓米萬鍾仲詔所書其筆法不下米元章而石癖則過之良齋筆記房山有石長三尺廣七尺色青而潤仲詔思致之勺園中車重輪馬十駟百夫曳之七日始出山又五日始達良鄉道上工力竭困臥之田間繚垣衛之葭屋覆之有往復報答之書一時傳爲佳語余遊燕中有以閩人吳文仲所畫米太僕奇石一卷來賣者一靈壁石一方臺石一英德石一仇池石一兗州石又有號非非石青石黃石皆奇形怪狀有自題湛園詩主人心本湛以湛名其園有時成坐隱爲客開青罇閒雲歸竹渚落日暎松門登臺候山月流輝如晤言萬鍾官遊四方所積惟石而已則蓋亦名士也東人惟知米元章而不識米仲詔故特記之但未知樓額何

緣得到亦俟後攷

六街花事云荷包牡丹本草一名朝鮮牡丹花似僧鞵菊而深紫色其以牡丹名者因其葉相類也京師槐樹斜街慈仁寺藥王廟花市恒有之所謂荷包者中國人以繡圓囊相贈遺曰荷包卽囊名也僧鞵菊未知何狀要之皆草花也旣名朝鮮牡丹而我東獨不見何也端午日工曹進宮扇艾虎端午艾虎卽亦中國舊俗

玉匣夜話

行還至玉匣與諸裨連牀夜話有言李知事樞近世名譯曰平居口未嘗言錢出入燕京四十餘年手未嘗執銀有愷悌君子之風

有言唐城君洪純彥明萬曆時名譯也入皇城嘗遊娼館女隨色第價有千金者洪以千金求薦枕女方二八有殊色對君泣曰奴所以索高價者誠謂天下無肯捐千金者冀以免斯須之辱一日再日以愚館主一以望天下有義氣人贖奴作箕帚妾奴入娼館五月無敢以千金來者今日幸逢天下義氣人然公外國人法不當將奴還此身一染不可復浣洪殊憐之問其所以入娼館者對曰奴南京戶部侍郎某女也家被籍追贓自賣身娼館以贖父死洪大驚曰吾實不識如此今當贖妹償價幾何女曰二千金洪立輸之與訣別女百拜稱恩父而去其後洪絕不復置意嘗又入中國沿道數訪洪

純彥來否洪恠之及近皇城路左盛設供張迎謂洪曰
本兵石老爺奉邀及至石第石尚書迎拜曰恩丈也遂
握手入內室夫人盛粧拜堂下洪惶恐不知所爲尚書
笑曰丈人不記乃女耶洪始知夫人乃娼館所贖女也
出娼館卽歸石星爲繼室比星貴夫人猶手自織錦皆
刺報恩字及洪歸裝送報恩緞及他錦綺金銀不可勝
數及壬辰倭寇星在本兵力主出兵者以星本義朝鮮
人故也

有言卞承業之病也欲閱視貨殖都數聚諸夥計帳簿
合籌之共銀五十餘萬其子曰歛散煩久且耗請因而
收之承業大恚曰此都城中萬戶命脉也奈何一朝絕
之亟還之承業旣老戒其子孫曰吾所事公卿多獨秉
國論爲家計者鮮及三世矣國中之爲財者視吾家出
入爲高下是亦國論也不散且及禍故其子孫蕃而舉
貧窶者承業旣老多散之也

銅蘭涉筆

余訪俞黃圃世琦硯北置文石硯屏屏前有蘭一本諦
視則銅鑄也鳳眼迎風紫穎汎露真奇造也余爲借數
日可之所寓東壁下扁之曰銅蘭齋

我東袍笠與帶恰似中國之僧其夏天所戴或籐笠或
椶袍特方領異耳然袍皆黑貢緞或紋紗其貧者猶用
秀花紬野繭紗與卞醫觀海入玉田一舖則數十人圍

觀爭閱吾輩布袍詳察其製樣而大疑之私相謂曰這
個化齋的那里來哩或戲答云從舍衛國給孤園來哩
非不知我爲朝鮮人而見袍笠譏其類乞僧也大約中
國女子及僧徒道流不變舊制而東方衣冠多襲新羅
之舊制羅始倣華制然俗尙佛教故閭閻多效中國僧
服至今千餘年而不知變反謂中國僧徒悅我東衣冠
而效之豈其然乎

高麗時宋商舶頻年來泊於禮成江百貨湊集麗王待
之以禮故當時書籍大備中國器物無不來者我國不
以水道通南貨故文獻尤貿貿不識三王事者全由此
也日本通江南故明末古器書畫書籍藥料輻輳于長
碕島今蒹葭堂主人木氏弘恭字世肅有書三萬卷多
交中國名士云

徐璜爲余言藏書辟蠹方以寒食麩和臘雪水爲糊裝
潢則不蠹以皂莢末置書中則不蠹此方出宋王文憲
養筆方以硫黃湯舒其毫蘇東坡以黃連煎水調輕粉
蘸筆頭候乾收之黃山谷以川楸黃蘗煎湯染筆藏之
尤佳

陳霆兩山墨談云長淮爲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爲北條
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
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曰混
同江鴨綠江南之在蠻詔曰大渡河禹跡之所畧也此

說非是江與河以清濁分余渡鴨綠江江之廣不踰於漢江而清則比之自至皇京凡渡水十餘或舟涉馬浮而所名混河遼河灤河太子河白河等水皆黃濁蓋野水濁而峽水清也鴨綠江發源於長白山而行塞上諸山中故常清東八站諸水皆清亦其驗余雖未見長江而發源於岷峨萬山中穿三峽而下則其清可知所謂南條諸水未有以河名者楚之南多山多石故水皆清故也然則南詔之大渡河想應發源平野而水濁故稱河耳

原始秘書言高麗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安南之學始於漢立郡縣而置刺史被之以中國之文學數千年間其文皆窘竭鄙陋不足以續聖教者蓋其聲音不同其奇妙幽玄之理非筆舌之可傳故不相合此可謂切論吾東不知叶音之妙故柳眉菴號能知音而其諺解毛詩不從叶音詩多絕韻如玉姬之車不從麻韻而從魚韻之類是也

高麗人蔘讚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檜樹相尋中國文書多載此贊檜樹葉似桐而甚大多陰故人蔘生其陰云檜樹卽我國所謂自作木以爲冊板我國至賤而中原墳墓皆種此樹青石嶺成林

中原人以詩小序必不可廢阮亭說頗公其言曰程子謂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

不得此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要
之皆得大意朱子學宗二程而于小序獨不然何也郝
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註亦自不可常熟顧大韶仲恭
欲刊定一書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鄭必
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
以已意折衷之嚴粲詩緝作于朱註之後獨優于諸家
大全之作敷衍朱註全無發明用覆瓿可也大抵中
國人斥朱子盡去小序爲此世一大時論朱竹垞經義
攷闢朱子如木瓜美齊桓子衿刺學校廢野有蔓草刺
幽王諸詩皆按之經傳確鑿可據而朱子盡反之斷以
已意盡廢小序然其實多宗小序徇於鄭衛之詩據放

鄭聲一語并置淫奔之科聲淫非詩淫此西河毛氏說
而大約扶小序者說皆如此謂非朱子手筆而必出於
門人之手者欲放膽於門人而便於攻伐之計也宋史
儒林傳王柏曰詩三百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乎所刪
之詩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亾此說甚
似有理然則中土所扶小序亦豈無漢儒傳會哉余嘗
與祁翰林彭齡高太史載生飲段家樓紛紛以小序相
質余大言曰詩三百不過當時閭巷間風謠歡愉疾痛
喜怒哀樂之際不得不有此聲如候蟲時鳥之自鳴自
吟觀風者採其謠而字而句之列之學校被之管絃是
所謂列國之風而詩之名所由立也何從得作者姓名

哉小序說詩必皆有作詩之人曰此某某之作如後世之全唐詩則斷可見其傳會如爲焦仲卿妻作及古詩十九首何嘗有作者姓名哉諸人皆默然貌似不然之蓋宗小序始于蘇子由而攻小序始于鄭夾深駁朱注極于馬端臨毛奇齡朱彝尊而近世靡然爲時義

吳郡馮時可蓬窓續錄聚頭扇卽摺疊扇貢於永樂間盛行於國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倭人所製泥金面烏竹骨卽此余至京有外國道人利瑪竇贈余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輕而有風又堅緻云由此觀之中國初無摺疊扇扇皆團扇類我東所稱尾扇蓋見之古畫如蕉葉桐葉白羽之類是也我

東器什多倣日本則摺疊扇高麗學之日本中原學之高麗歟

歐羅鉢絃琴吾東謂之西洋琴西洋人稱天琴中國人稱番琴亦稱天琴此器之出我東未知何時而其以土調解曲始于洪德保乾隆壬辰六月十八日余坐洪軒西刻立見其解此琴也槩見洪之敏於審音而雖小藝旣係初始故余詳錄其日時其傳遂廣于今九年之間諸琴師無不會彈吳郡馮時可始至京得之利瑪竇以銅鍍絲爲絃不用指彈只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云又自鳴鍾僅如小香盒精金爲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并見蓬窓續錄蓋此兩器前明萬曆時始入中國也

余山中所有洋琴背烙印五音舒記製頗精好故今來中國爲人應求遍覽所謂五音舒而竟未得

徐渭路史云唐時高麗貢松烟墨花麋鹿膠造墨名隄麋王阮亭辨漢縣名隄麋地出石墨與高麗無涉而獨不辨唐時元無高麗何也隄麋所出石墨想應今時所用石墨也漢時不識蕤火以爲石墨歟

前明萬曆九年西洋人利瑪竇入中國留北京二十九年中國人無信之者獨力主其曆法者徐光啓一人遂爲萬歲曆法之朝宗則萬曆紀年乃利瑪竇入中國之兆

新維時土產有大小花魚牙錦朝霞錦白氎布

王元美稱東紙徐文長甚愛東紙如錢厚者鍾伯敬嘗書唐劉昫虛詩十四首

中原進士及第出身一甲三人壯元次榜眼次探花壯元卽授翰林修撰榜眼及探花爲翰林編修二甲八九十人第一人謂之傳臚亦授翰林三甲百餘人則與二甲通納朝考或點翰林或授六部主事或授知縣不與於此則爲歸班進士不比我東校量地閤分授三館之規

王民皞贊清建國一王之制曰外三王而內二教蓋以釋老二氏之術襍儒道而文之也雍正時有密奏請令所在僧尼相配還俗可得旗下百萬雍正下詔洞諭曰

佛老之教心性本源善惡感應理氣根窟自昔理天下者本之倫常效之事功則二氏之教無與乎禮樂刑政之區恐其有妨於明教則哲王賢辟疎而遠之則有之朕未聞其悖其性而挫折之也近有密奏進來毒詆稱氏請令所在僧尼還俗朕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今不問情願還俗則不獲其所者不啻數百萬人僧尼卽鰥寡孤獨所當矜憐理學之人先罵二氏自以爲理學者此習不知矧自何典夫理學貴於躬行實踐若虛詆二氏卽爲理學則卑淺矣國家尊尙理學之意本不如此若云妖言惑衆作奸犯科皆出於僧徒此等果於本教亦無躬行實踐其干紀冒法豈誠本教之罪哉卽如近日獲重罪處極刑者又何嘗皆僧尼道士耶執法不平不足以治天下持論不公不足以服人心故茲諭示此載閱相應洙癸丑燕行錄中與王氏說相符

乾隆四十年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崇獎忠貞所以樹風教勵臣節然自昔嬪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與易名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崇禎之末殉難之臣太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諡仰見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爲萬古之曠典當時僅徵據傳聞題奏事件未暇遍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只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力矢孤忠支撐殘局終蹈一死又如劉宗

周黃道周等立朝謇諤抵觸僉任及遭際時難臨危授命足爲一代之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孤城或身隕行陣與夫俘禽駢戮視死如歸者當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于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可矜憐雖福王倉卒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就義各能忠于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滅不影自宜稽攷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并能慷慨輕生議諡固難于槩及亦當俎豆其鄉以纘軫慰云云以此詔觀之我 國三學士及清陰事蹟當載清太宗實錄而漠然

無聞何也夫陪臣之爲中國尊攘千古所未曾有也乾

隆爲天下萬世自附公正之論而獨於我東諸賢不少概見者以其事系外國而未及修舉耶中州人士往往提及清陰而只錄其寂寥詩篇而已其大節之爭光日月未有舉似者抑吾東講和實在關外之時則中國未之詳知歟抑嫌於酬答而佯若不知歟抑故托感舊集以微見其意歟

皇明崇禎十一年我國將李時英率兵五千入建州清人劫時英爲前行與明都督祖大壽戰於松山土兵皆精砲祖軍多殲下令軍中虜頭一顆予銀五十兩鮮人一級予銀百兩土兵李士龍星州人也獨砲不入丸凡

三發無傷欲以明本國之心也清人覺之遂斬士龍以
徇祖軍望見皆大哭大壽乃大書旂上曰朝鮮義士李
士龍以風時英軍今星州玉川上有忠烈祠曰士龍俎
豆之所苟使清帝聞士龍名合當特予美諡余過松山
作文以吊士龍之魂

錢牧齋謙益字受之其身世半華半胡其文章半儒半
佛其名節掃地終不免浪子之號上愧其師孫高陽承
宗下愧其弟子瞿留守式耜中愧其妻河東君柳如是
受之既老死河東君尚少諸惡少嫉受之欲污柳柳自
殺今見乾隆詔斥受之謂其自詡清流醜顏降附詭託
緇徒喪心無恥可謂愧殺錢謙益我東先輩不知受之
之失身徒見其初學有學等集未嘗不爲之傷惜抄其

詩文多列之文丞相謝疊山之下近歲以來頗亦聞其
毀板禁藏而功令俗生未必能盡知之故今詳錄焉

蘇東坡之惡高麗則有以也當時高麗專事契丹而特
以慕華之意時入宋庭中州之士未必覽悉素衷或謂
之窺偵朝廷者無足恠也且其貢路自明州下陸必儒
臣館伴而其供億之費常亞於遼使非與國非屬藩而
每在倔強夏國之上則當時士大夫謂之無益者固宜
我朝忠順前明且將三百年一心慕華尤賢於勝國
而東林一隊輒不悅朝鮮錢牧齋爲東林黨魁則以鄙
夷我東爲清論可勝憤惋耶至於東國詩文則尤爲抹

蘇其跋皇華集曰本朝侍從之臣奉使高麗例有皇華集此則嘉靖十八年己亥上皇天上帝泰號皇祖皇考聖號錫山華修撰察頌詔播諭而作也東國文體平行詞林諸公不惜貶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絕少瑰麗之詞若陪臣篇什每二字舍七字意如國內無戈坐一人者乃彼國所謂東坡體耳諸公勿與酬和可也我東文體誠如所論而何乃鄙薄若是吾故詳錄之以見牧齋毀我異於東坡

錢曾字遵王牧齋族孫與徐乾學共輯經解同時吳梅邨龔芝麓俱稱三大家皆明朝達官而亦仕乎今清其註牧齋贈劉鴻訓奉使朝鮮註說多失實又於李提督東援事尤多誣筆可慨也

我國陝川海印寺紅流洞有元戎閣藏明中軍都督太子太保李如松笠與袍其時所爲詩一篇余嘗遊海印寺出袍笠觀之笠帽可三圍可驗其頭腦揀寺僧最長者著其袍委地尺餘萬曆壬辰我東被倭寇公以提督遼葡保定山東軍務率師東援疾趨平壤破倭將平行長於牧丹峰下遣壯士婁國安入行長營奪王子順和君及大臣金貴榮黃廷或等以歸後六年戰死遼東詔具衣冠而葬之贈少保諡曰忠烈公東來時進兵踰烏嶺自聞慶還忠州牧其袍笠遺在陝川公本朝鮮人自其遠祖英洪武時始入中國居襄平我國人鮮有知

其本者曾見王貽上帶經堂集載清兵部侍郎李輝祖神道碑有曰鐵嶺李氏自寧遠伯成樑以闕閱顯勝國至本朝其門益大八參經幄出爲將帥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授鐵嶺衛都指揮使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春美春美子涇涇生寧遠寧遠之長子卽公也輝祖乃春美之弟春茂之後也於是益知公爲我國出也崇禎末公之子及如栢如梅之子脫身東來爲其父兄建立大功於朝鮮則非但舊恩可售亦狐死首邱之意也然中州鼎革之際本國亦不無忌諱則諸李之來歸者亦不敢明言其所自出也余於宣武門內瞻雲牌樓前逢一美少年自言寧遠伯之後名鴻

文翌日爲訪余錦緞舖出懷中印本族譜乃鐵嶺李氏

譜而自英始系之曰朝鮮人與余舊所識益合無疑鴻文祖偏德年今八十二歲風痺不能起動使其孫遍訪朝鮮館外逢有心人傳之使東察其意殊不識李萱輩之今宦于我國而余亦不敢明言寧遠伯之後有某某在於本國也及暮歸館急點燭與來遠輩觀之蓋寧遠伯長房曰如松如松一子曰性忠性忠下曰無後蓋性忠奔逃東出故也吾雖不識李萱一面當出而傳之萬曆時荆門人康國泰坐法徙遼陽都督劉綎征建州國泰從戰死子世爵年十七直入虜軍求父屍兵部熊廷弼置之麾下及遼陽陷世爵亾入馬登山夜泗壕出

塞保鳳凰城城陷入金石山日食木葉得不死間出義
州遂避地居會寧府常冠楚制而自號其堂曰楚幘余
過金石山義州刷馬驅人輩指點言世爵隱身處多奇
聞
陸飛字起潛號篠飲杭州仁和人乾隆丙戌春與嚴
誠潘庭筠來燕京洪德保證交乾淨胡同有會友錄余
曾有序

起潛言肉桂交趾產近世亦難得肉桂性引火歸源桂
皮性發起伏火用法大相不同云吾東之妄以桂皮之
稍厚者代用危哉危哉余曾以此語通告醫人及藥局
偶於通州藥肆覓肉桂則出示拳大者價銀五十兩有
范生隨公潛囑非真中國絕真亦已升餘年云

我東以錢十文爲一錢以十錢爲一兩今中國以百六
十分爲一鈔十六文爲一陌我俗以錢一文稱一分錢
十分爲一錢李炯菴德懋謂其義出衡與度也十釐爲
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錢一文之厚合十釐之
積爲一分也十文之積合十分之厚爲一寸也百文之
積厚可一尺也衡則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錢十錢爲
一兩今錢之名數取衡之名數也然今我錢大小厚薄
不倫難以取準矣

我國西沿長淵豐川海邊漁採荒唐船皆覺華島人每
年五月初來七月初歸漁採之物只是防風海蔘或下

陸丐糧我國陳奏請禁康熙五十四年二月禮部覆奏
請行文奉天將軍奉天府尹及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
東等處督務等申飭沿海水師營嚴行禁止在朝鮮境
上漁採及私行越江者被朝鮮捕送則嚴行治罪該地
方官交該部查議亦令嚴飭朝鮮國沿邊防守官兵不
時巡查如有此等之徒使之拿護解送云云今唐船之
來西沿吏校雖卽報知該地方官實無可禁之道則佯
若不知候其當去之期遙問收訂日子始乃馳報水營
若今日初來之狀水營一邊馳啓于 朝廷一邊嚴飭
該地方官刻日逐送其實皆掩耳偷鈴之術我國邊防
可爲寒心

漢制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
四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百石月俸十六斛後漢
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奉七十二
斛錢九千至百石月奉四斛八斗錢八百晉制品秩第
一等一千八百斛後周凡九命三公一萬石至下士一
命一百二十五石唐制正一品歲七百石錢三萬一千
至從九品五十二石錢一千九百七十宋制四十一等
宰相樞密使月錢三萬二千至保章正二千皇明正一
品月支米八十七石從九品五石大約較之春秋戰國
時卿祿萬鍾則漢制三公月奉已爲此畧攷今清制祿
州縣養廉又此畧於前明之制矣

高麗中書尙書令門下侍中歲米四百石至助教十石
我朝正一品歲九十八石細六疋正布十五疋楮貨
十張從九品十二石正布二疋楮貨一張壬辰倭亂後
一品歲奉六十餘石無細布楮貨大約制祿非儉於前代
官多冗員故也

中國冬月以紙糊窓格間用琉璃片畫作人物花草以
嵌之由室內視外無微不矚從外視內則無所見此元
歐陽楚漁家調花戶油窓也沿路市上賣彩畫琉璃者
極多皆窓格所嵌

世傳雍伯種玉今吾所經玉田縣是也五侯鯖載薛瓊
至孝家貧采薪遇老夫以一物遺之曰此銀實也用西
壁土種之銅盆中當得銀如言種之旬日生苗再旬開
花花有銀色如螺鈿及結實皆銀也高太史棫生謂余
曰西域有種臍羊捕羊先採臍種之厚土至期生羊羊
伏地上形如家畜聞雷則臍落此載元史云羊可種臍
銀玉亦可種也

巴克什滿洲語大儒之稱清太宗時有巴克什達海者
滿洲人也二十一死弟子孝服者三千人號稱神人新
羅斯多合年十五風標清秀志氣方正時人奉以爲花
郎其徒千餘人余舉而比達海之夙成馮秉健笑曰新
羅花郎之號絕勝理學先生芬人齒頰

明特進光祿大夫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南昌劉公縉字

子紳喜用大刀重百二十斤號劉大刀全羅道順天府
有烈武觀乃其壬辰東援時視師之所也縉從李提督
進剿倭酋行長於聞慶提督還而縉獨戍星州八莒城
與都督陳璘合擊行長于順天海口圍曳橋十餘日行
長遁而東師首尾七年功最多明史行長潛出兵千餘
騎縉遂退云者皆誣史也

鄭曉古言云歐陽永叔毀繫辭司馬君實詆孟子王介
甫非春秋二程子改古大學晦菴先生不用子夏詩序
皆不可解云余竊有所感於此也

人不可以自誇博雅妄有記述康熙中王士禛著書最
富其筆記云風俗通漢有大守顧先井音者自以爲姓

名三字二字不通余嘗舉此語之李懋官懋官曰此漁

洋未審耳風俗通交趾太守有賴先者顧卽賴古文又
玉海漢有校尉賴井者是合賴先賴井二人名爲一人
如井又井之本文不必註音爲膽段樓酒席語之漏明
齋漏以爲懋官博雅更勝漁洋云

清之初起俘獲漢人必隨得隨剃而丁丑之盟獨不令
東人開剃盖亦有由世傳清人多勸汗清太宗令剃我國

汗默然不應密謂諸貝勒曰朝鮮素號禮義愛其髮甚
於其頭今若強拂其情則軍還之後必相反覆不如因
其俗以禮義拘之彼若反習吾俗便於騎射非吾之利
也遂止自我論之幸莫大矣由彼之計則特徂我以文

燕巖集卷之二
弱矣

燕巖集卷之二

燕巖集卷之二

花開金澤榮于霖

校編

潘南朴趾源仲美著

慶州金教獻伯猷

全州李敏應敬行叅訂

原集補遺

余之爲此集也分原別二集畧第高下總得百十七首然其實文之可入二集者不止此而已特力有未及耳故今於是役更就原藁精選各以其類補入焉其外如李虞裳金神仙兩班等諸外傳則先生晚年自以其弱歲隸習綴屬之作命家人毀棄者也故今不取之總之原藁之

所去者無幾而其可傳者盡于是耳

澤榮識

書 附經義問答

答洪德保書

弟之平生交遊不為不廣挈德量地皆許以友然其所與者不無馳名涉勢之嫌則日不見友所見者唯名利勢也今吾自逃於蓬藿之間可謂不剃之比邱有妻之頭陀山高水深安用名為年少果慕浮名剽節餉華借藉獎譽所得名字僅如錐末而積謗如山每中夜自檢齒出醜次名實之際自削之不暇况敢復近耶名之友已去吾目中久矣所謂利與勢亦嘗涉此塗蓋人皆思取諸人而歸諸己未嘗見損諸己而益於人名兮本虛

人不費價或易以相予至於實利實勢豈肯推以與人

奔趨者多見其人前蹟後踣徒自近油點衣而已此亦利害卑鄙之論而其實嶢然如此亦嘗受戒於吾兄避此兩塗者亦已十年之久吾既去此三友始乃明目求見所謂友者蓋無一人焉欲盡其道友固難矣亦豈真果無一人耶當事善規則雖牧豬之奴固我之良明見義忠告則雖採薪之僮亦吾之勝友以此思之吾果不之朋友於世矣然而牧豬之朋難與參詩書之席而採薪之僮非可置揖讓之列則俛仰今古安得不鬱鬱於心耶入山以來亦絕此念而每思德操趣黍佳趣悠然沮溺耦耕真樂依依登山臨水未嘗不髣髴懷想也往

日談屑之際未嘗及此今適因一段悠鬱聊以奉質焉

任生問答

置之諸子中可能辨否

任生問曰心則一也危微殊塗性所同也理氣分原今夫明德何狀也屬之心乎則恐掩於氣寓之性乎則若墮于虛敢問何如斯可謂明德曰燭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踐形也必直其立命也必正其宅心也必中其就類也必和夫此四德者燭之所以爲明也其志也焰焰思進其氣也赫赫求照此天下之達道也而燭有之故燭也者燭也如仁之爲人也又曰火誠之物也誠之爲物真實無僞真有之謂性實得之謂德無僞之謂明故明德者自誠明也明明德者自明誠也此之謂本然任生

曰昔者竊聞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理氣相乘品物流形今以燭喻氣以火喻性火亦氣也形而下者也惡得爲性乎曰火信氣也獨不有形而上者乎萬物之生惟人與火直遂易曰天與火同人是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故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又曰燭有時而昏豈火之性也哉物有以蔽之也或渣滓之未淨也或形質之未粹也芒忽之差而橫流莫遏纖芥之累而傍峙如疵人見其如此也而乃反咎火或謂火有清濁之光或謂火有昏明之德是豈理也哉世無煖之火則可以知性之有在矣又曰其爲物也養精于太陽守

神于太陰雖盛夏不加其熱雖犬冬不損其光富貴者
不爲有餘貧賤者不爲不足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易薪
不易火性也稱行不稱氣德也吾聞之也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夫燭似之矣任生日性之相立者莫善於火
則取以爲譬旣聞命矣火亦有天命氣質之不同歟曰
有萬物同在氣化之中何莫非天命夫性者從心從生
心之具而生之族也無氣則命絕矣性安從生非生則
性息矣善安所係耶苟究天命之不然則奚獨性善氣
亦善也奚獨氣善萬物之含生者莫不善也樂其天而
順其命物與我無不同也是則天命之性也

序

大隱巖唱酬詩序

永叔風韻

戊寅十二月十四日與國之誼之元禮夜登白岳之東
麓列坐大隱巖下澗水溜滴蹲蹲累積冰底幽泉琮瑤
蕭瑟月嚴雪玄境靜神夷相視笑諧樂而和詩已而歎
曰此昔南衮士華之遺址而朴闇仲說一國之名士也
仲說之飲酒必於大隱之巖而其賦詩也未嘗不與士
華相屬也當是時也文章交遊之盛可謂極一代之選
流而數百年之間前人之勝跡皆已湮滅而不可知則
况於衮者乎今其頽垣廢址之間慨然而爲之躑躅者
悲盛衰之有時而知善惡之不可磨也今元禮寓居於
此歌嬉傾倒殆將軒輕仲說而澗流松風尙有餘韻鳴

呼當二子之遊於此也其意氣之盛顧何如哉劇飲大醉而相吐露握手歔歔氣可以崩山岳辯可以決河漢尙論千古顧何嘗不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哉然而仲說諫死於燕山之朝而其爲詩也不爲不多然尙恨其少至今讀其詩凜凜乎想有以立也袞啓禍北門斬艾正類而袞之將死悉焚其藁曰使藁傳者孰肯觀之哉由是觀之文章奇遊信一餘事耳何與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在君子則來者慕其迹後世尙恨其傳之不多也而在小人則猶且自削之不暇也而况於他人乎詩凡幾篇仲美序

炯言桃筆帖序 簡永

雖小技有所忘然後能成而况大道乎崔興孝通國之善書者也嘗赴舉書券得一字類王羲之坐視終日忍不能捨懷券而歸是可謂得失不存於心耳李澄初登樓而習畫家失其所在三日乃得父怒而笞之泣引淚而成鳥此可謂忘榮辱於畫者也鶴山守通國之善歌者也入山肄歌每一闋拾沙投履滿履乃歸嘗遇盜將殺之倚風而歌羣盜莫不感激泣下者此所謂死生不入於心吾始聞之嘆曰夫大道散久矣吾未見好賢如好色者也彼以爲技足以易其生噫朝聞道夕死可也桃隱書炯菴叢言凡十三則爲一卷屬余敘之夫二子專用心於內者歟夫二子遊於藝者歟將二子忘死生

榮辱之分而至此其工也豈非過歟若二子之能有忘願相忘於道德也

柳氏圖書譜序

秦皇以下儘跌宕

連玉善刻章握石承膝側肩垂頤目之所瞬口之所吹蠶飲其墨不絕如絲聚吻進刀用力以眉旣而捧腰仰天而唏懋官過而勞之曰子之攻堅也將以何爲連玉曰夫天下之物各有其主有主則有信故十室之邑百夫之長亦有符印無主乃散無信乃亂我得暈石膚理膩沃方武一寸瑩然如玉獅蹲其鈕鞠乳獐吼鎮我文房綏厥四友我祖軒轅氏柳名璉文明爾雅鼎鼓鳥雲印我書帙遺我子孫無憂散佚百弓其全懋官笑曰子以和氏之璧爲何如也曰天下之至寶也曰然昔秦皇

帝旣兼六國破璞爲章上蟠蒼蚪旁屈絳螭以爲天子之信四海之鎮使蒙恬築萬里之城以守之其言豈不曰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乎連玉俛首寂然推墮其幼子於膝曰安得使而公頭白者乎一日携其前所集古今印本一卷屬余序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蓋傷之也於是併書之以爲不借書者之深戒

黃敘問答序

切近事情文又疎蕩

入他邦者曰我善覘敵曰我善觀風吾必不信矣入人之國安有執塗之人而遽有所詢訪哉此一不可也言

語相殊造次之間無以達辭二不可也中外既異自有形迹之嫌三不可也語淺則無以得情語深則恐觸忌諱四不可也問所不問則跡涉窺偵五不可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居其國之道也况他國乎問其大禁然後敢入居他國之道也况大國乎此其不可者六也夫其將相賢否風俗淑慝滿漢用舍皇明故實尤不可問非但此不可問所不敢也彼不宜答亦所不敢也至如錢穀甲兵山川形勝似無甚關係而非但此不宜言彼必疑惟何者穀錢關虛實甲兵係強弱山川形勝有關阨險要之勢此所以不宜問答也彼古人者常得之言語問答之外如橋梁更鼓執玉高卑有所占矣如陳詩

閱樂市價貴賤有所徵矣既無古人之識慧才智而徒欲得之於毫墨立談之間者其亦難矣又况四海廣大不見涯涘乎余至熱河有以默審天下之勢者五皇帝年年駐蹕熱河熱河乃長城外荒僻之地也天子何苦而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乎名為避暑而其實天子身自備邊然則蒙古之強可知也皇帝迎西番僧王為師建黃金殿以居之天子何苦而為此非常僭侈之禮乎名為待師而其實囚之金殿之中以祈一日之無事然則西番之尤強於蒙古可知也此二者皇帝之心已苦矣觀人文字雖尋常數行之札必鋪張列朝之功德感激當世之恩澤者皆漢人之文也蓋自以中國之遺民常

懷疾之憂不勝無疑之戒所以開口稱頌舉筆諛佞
益見其自外於當世而漢人之爲心亦已苦矣與人語
雖尋常酬答之事語後卽焚不留片紙此非但漢人如
是滿人爲尤甚滿人皆職居近密故益知憲令嚴苛然
則非但漢人之心苦矣天下法禁之心苦矣市肆所售
一硯之值無不百金者噫天下有事則珠玉宛轉而不
收海內昇平則瓦甓埋沒而必採富貴者適然取視貧
賦者努目收藏清賞者偶一摩挲椎鹵者彌足奔趨於
是乎鋤犂所起鉤簪所登屍氣所漬紛然爲寶於天下
而天下珍玩之心又苦矣然則一片之石足以占天下
之大勢而况天下之苦有大於石者乎今錄其燼餘談
屑之係班禪者爲黃教問答

按熱河日記有黃教問答一篇記班禪事甚悉蓋班
禪者似僧非僧清人謂之黃教序中所謂皇帝迎西
番僧王爲師建黃金殿以居之者也其事荒詭無甚
關係故今不入刊只取其序以傳之

澤榮識

族兄都尉公周甲壽序 極奇崛極篤實

上之九年乙巳十月二十一日朝 傳曰錦城都尉卽
先朝儀賓而最承 先王鍾愛之恩予亦致意敬待今
日乃其周甲也戶曹輸送衣食之物史官存問以來公
出迎叩頭曰賤臣感激殊恩不知所對日未午 上遣
司謁加賜錦綉貂帽他珍錯不可勝數日將晡司謁又

臨宣 御札及 御製七言詩一章所以嘉褒慰寵之
典雖曠世不可一得而公乃於一日之中自朝至晡凡
三遇焉親戚賓客競奔走來賀公公輒涕泣一一道 聖
恩夜不能寐曉奉箋導以細仗鼓吹謝恩而退於是國
中莫不榮公之周甲而慶其所遇噫古所稱達尊者三
而乃備于公之一身矣豈不盛歟趾源竊嘗聽士大夫
之談公者曰出入禁闈五十年口不涉朝議足不及朝
紳也自年十四卽貴以富未聞聲色之娛裘馬之飾也
或曰是何足賢哉公之從子判書迭長兩銓十餘年公
一不以私事相于家庭之內肅若朝廷判書亦能敬承
公志恬約自持終身無此言譏於世者寔公家法之嚴也

或曰公之不乘命車有以哉位高而非具瞻之職祿厚

而無素餐之責其心豈不曰吾駙馬也烏得與宰相并
驅以疑國人乎故行不呵辟路不由中不令國人知有
已也或曰是何足多也 先王晚節久在違豫公所共
日趨起居之列者何如也地比跡班親疎俱難利害係
於眉睫恩讎藏於談笑而公能遠之於聯膝之地超然
於側目之場苟非智足自衛禍福兩忘能若是乎哉或
曰世或有侮公者矣僕隸之屹然大唾者去之視高而
步濶者去之眦濃而眇瞿瞿袞袞涕長連鬚者留與衣
食故市井之相訛謔軟弱必稱某房奴或曰世亦有怨
公者矣公嘗三奉使雖在異域萬里之遠夙夜憧憧如

在 上前則諸象譏竊相怨曰公胡不少安于厥躬以
暨我乎我輩之從公原隰屢矣使事既畢則恒拒我輩
之及門何也使還不以絲毫自隨孰敢匿禁物爲機利
乎凡若是者固若卓絕難行而在公則不過得之於家
傳也吾先祖文貞公爲 穆陵儀賓昭儉以齋福敦禮
以裕後守拙爲全身之符避權爲保家之經則公之風
流文章雖不及先人若其貴不離士富不忘本志亢而
謙克氣降而恥勝則乃能追先而有餘故向之稱公者
固不越乎 三朝恩遇之境然由公自處而視之則不
饑不寒一老儒耳噫世之嗤儒而賤士者久矣公之心
以爲儒則吾何敢焉我求尙志而未能也故未嘗徵諸
色而顯於辭然處尊居寵而不見其泰宿望令聞而不
易其介雖曲謹細廉人所易忽而公則慥慥焉六十年
如一日蓋其操履端方自然近道精思默踐暗合於古
爾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焉者庶幾其公之謂歟此非
趾源之私於公誦其國人之言而爲公周甲之壽

洪範羽翼序

瑰奇

余弱冠時受商書里塾苦洪範難讀請于塾師塾師曰
此非難讀之書也所以難讀者有之世儒亂之也夫五
行者天之所賦地之所蓄而人得而資焉大禹之所次
第武王箕子之所問答其事則不過正德利用厚生之
具其用則不出乎中和位育之功而已矣漢儒篤信休

咎乃以某事必爲某事之徵分排推演樂其誕妄流而爲陰陽卜筮之學遁而爲星曆讖緯之書遂與三聖之旨大相乖謬至於五行相生之說而極矣萬物莫不出於土何獨母於金乎金之堅也待火而流非金之性也河海之浸江漢之潤皆金之所滋乎石乳而鑄液萬物無津則枯奚獨於木而水所孕乎萬物歸土地不增厚乾坤配體化育萬物曾謂一竈之薪能肥大壤乎金石相薄油水相蕩皆能生火雷擊而燒煌瘞而焰火之不專出於木也亦明矣故相生者非相子母也相資焉以生也昔者夏后氏善用其五行隨山刊木曲直之用得矣芘度土功稼穡之方得矣惟金三品從革之性得矣烈山焚澤炎上之德得矣疏下度水潤下之功得矣民物之相資焉以生者如此其大也何莫非物也獨以行言者統萬物而稱其德行也後世用水之家淫於灌城用火之家淫於攻戰用金之家淫於貨賂用木之家淫於宮室用土之家淫於阡陌由是而世絕九疇之學矣余問曰吾東方乃箕子所莅之邦而洪範之所自出則宜其家喻而戶誦也然而漠然數千年之間未聞以範學名世者何也塾師曰噫嘻此非汝所能知也夫建極者必至其所當至而期中於理也後之學者不然舍其明白易知之彝倫政事而必取依稀高遠之圖像論說之爭辨之牽合傳會先自汨陳此其學彌工而彌失也

今吾先言五行之用而九疇之理可得而明矣何則利用然後可厚生厚生然後德可以正矣今夫水蓄洩以時值歲旱乾溉田以車通漕以閘則水不可勝用矣今子有其水而不知用焉是猶無水也今夫火四時異候剛柔殊功陶冶耕耨各適其宜則火不可勝用矣今子有其火而不知用焉是猶無火也至於我國百里之地三百有六十高山峻嶺十居七八名雖百里其實疇疇不過三十里民之所以貧也彼率然而高大者四面而度之可得數倍之地金銀銅鐵往往而出若采礦有法鼓鍊有術則可以富甲於天下矣至於木也亦然宮室棺槨車輿耒耜各異其材虞衡以時養其條肄則足用於國中矣噫五土異糞五穀殊種而明農之智寄在愚夫任地之功不識何事則民安得不饑也故曰旣富方穀先明其日用常行之事則富且穀而九疇之理不出乎此矣夫何難讀之有哉余宰花林首訪縣之文獻有言涑水禹公深於洪範著有羽翼四十一編衍義八卷亟取而讀之井井乎其區而別之矣纏纏乎其方而類之矣語其大則治國經邦之所必取而語其小則經生帖括之所必資信乎其不爲難讀者矣今我 聖上久道化成建中于民搜訪巖穴闡發幽微吾知是書之遭逢有日矣姑書此以俟翰軒之采焉公諱汝楸字某丹陽人也 仁祖甲戌中文科官至河東縣監嘗敷衍皇

極之旨上疏于朝特賜 聖批獎之以格言至論云

按此篇五行說與前人之見不同其塾師云云者
蓋借主立喻以避世儒之譏耳如真有其人則豈
肯沒其名哉

澤榮識

記

咸陽郡興學齋記

文極繩墨而旨意特新

郡縣長吏初除邸吏授笏記七事及陛辭 特命上殿
承旨令自奏職官姓名屏息俯伏稱某官臣姓名某復
令奏七事更端起伏戰兢誦農桑盛戶口增學校興軍
政修賦役均詞訟簡奸猾息以次趨出乃敢戒行事之
官或失誤讀坐黜者往往而有夫此七事者皆治郡之

大經長民之極致國家所以明戒而責實也如此一有
不能於是者固未可以寄百里之命而任民社之責矣
然徒以口誦而可也則大學之三綱八條聖人之能事
而夫人也能誦之矣夫人也苟能誦之則向所謂聖人
之能事不係于誦亦明矣又安用長吏之徒誦此七事
爲哉且不曰盛農桑而曰農桑盛則是乃其成效而非
所以勉其方來也戶口以下諸條莫不皆然况初拜者
固未及莅事豈宜捃摭古賢良之跡猥自張皇於辭陛
之日耶無已則喉舌之臣讐咳臚宣曰盛農桑增戶口
興學校修軍政均賦役簡詞訟息奸猾令赴任者稽首
肅聽庶幾古讀法之意也然而君子爲政於七所急者

三而所先者一奚急乎曰農桑也賦役也戶口也曷爲
急乎三經曰既富方穀夫農桑不盛無以興學校賦役
不均無以增戶口戶口不增無以修軍政苟能盛其農
桑均其賦役則流亾還業戶口自增寧憂軍政之不修
乎詞訟奸猾不煩刑獄而固將簡且息矣然則奚先焉
曰莫先於學校也曷先之曰躬先之也農桑雖當務之
所急勤其勸課已矣有非守土者所得而躬先之事也
均賦增戶簡訟息猶又非可以力襲而致之者則爲長
吏者惟於學校而可得以躬焉子游爲武城宰以絃歌
爲政曰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子游之爲政亦安能家諭戶說以愛人易使之道哉

不過擇鄉閭之秀俊納之黉庠遂序之間所以示導振
厲之方莫不出於是道而身率之則民之從化也如草
之偃風而苗之勃雨也故爲政所急乎七者三而所先
於三者學也尹侯光碩莅咸陽郡三年郡之儒士相與
謀曰吾鄉之學不講久矣得無爲賢侯病哉曰有精舍
於西溪之東是則咕嶧南溟諸賢杖屨之地鄉先生盧
玉溪姜介菴之所遊息也盍於此乎而藏修焉侯聞而
喜曰是不誠在我乎爲之捐俸而助之置田藏書修其
室宇而新之命其齋曰興學噫侯之爲郡纔數朞矣而
郡學之興不已兆乎然而齋名興學則是乃有意於方
來而非敢曰已然者其爲政亦可謂知所先後吾知尹

侯之於學校必以身率先之也使居是齋者學已成矣亦母違日已成矣而將以成之云爾則其所成就豈不遠且大而庸詎止一鄉之善而已哉趾源忝職隣縣其於國家責實之意一未能奉承早夜震悚常恐職事未效聞侯之為政竊有感於是齋之名為之記俾藏諸壁墓銘

族孫 贈弘文正字君墓誌銘

叙事如書有法有韻

原任吏曹判書朴公相德喪其長子及第君綏壽經為長子三年蓋繼其大考禮曹參判 贈領議政府君諱師正其考 贈吏曹判書府君諱興源為別宗也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坡州筐峴某坐之原公執趾源手泣曰以吾兒之嘗愛吾叔父也不特得其銘以不朽死者庶幾生者時閱而得其容聲以塞其無窮之悲也趾源復于公曰唯唯朴維八望氏于潘南者族鉅而顯獨其天賦之拙與姓俱得傳世楷範迥異他族皆內師父兄外絕浮慕名論不出戶庭步履罕及閭閻其窮者篤饑工寒恭惟素分其達者牧謙養恥疾或離士賢者困於自得而見善則固執之愚者寧坐謏寡不振而亦不肯與世推移樸野隘訥畫成一家之風所謂世態時規不惟欲學而不能亦其耳目未暨無緣薰襲稠人廣坐其色赧赧然若夏畦之行于莊嶽者必我朴也故一有子弟之聰明才俊稍露風調者則聚族而憐之曰是何以異

乎吾家之雅規也吾嘗見長逝者之如彼其才美也而猶恐或露於家庭厚自掩匿之不暇而况於他人乎雖邂逅科第泊然寡味時時望遠而思如鶴在樊顧鬱鬱無誰語則獨自鬯以酒塵垢滿室几上草草數帙書恒若旅舍一宿屢隨父大藩而篋中無一墨之貯嘗欲造研難於工值而已之其拙如此平壤都邑富麗泉貨如流其名樓高臺四方遊客輻湊清歌妙舞動在左右而君方俛首課程文戶外二屨乃其同研士也時或自命小僮携一壺飄然獨步出憑眺咏哦忽忽如過客一營軍吏莫有知君在衙有嘲君者君謝曰在家則督在衙則客嗟乎公之爲父二十九年所知於其子者惟其孝

友恭儉不反家風而忘憂於窮達賢愚之間若其思致之清曠文詞之瑰麗亦莫得而知焉則君之賢有大過於人而今不忍爲之詳其平生以重憾公心也公大慟曰有是哉有是哉則乃生者之冤酷於死者願以此誌其墓遂書而序之曰君字公履母貞夫人平山申氏僉正翰之女君生於 上之甲子歿於壬辰某月日二十三中進士二十八中文科其翼年歿而未及分館故例贈弘文館正字娶縣監韓山李應重女有一女方五歲君方新進將業其家世而顧病於酒益飲疸而黃引鏡自照抵鏡於地曰我其久於世哉書空若有思因整衣冠辭訣於父母語多悲愴家大驚始知其病方邀醫治

疽未及而君因暗不言數日而歿善相人多奇中銘曰
貴之徵蓄富之徵濁壽之徵虐慈諒者天之躅躅無滓
者貧之宅好施多與者無高爵于茲大德吾將焉擇吁
不肖者勸而作愷悌者沮而抑有不信視此刻

再從叔父禮曹叅判 贈領議政公墓碣銘

公諱師正潘南人也字曰時叔考諱弼夏維我朴氏肇
自新羅分爲八望潘爲大家維平度公相我 太宗治
川發祥族世遂昌錦溪功業錦陽文章曾祖世橋祖諱
泰斗榮 贈襲休君封世受妣尹夫人監司攀女公於
肅廟癸亥以舉己未乃卒壽五十七丁酉庭試翰林玉
堂春坊臺閣檢詳銓郎周歷流轉有冗有兼間補海邑

亦按湖廉厥初凶黨圖秉史筆細公于外猶臬峙列公
發其姦遂駁雲彬誰其同剡可知其人肅肅清廟庭食
嚴哉若彼三相寔俱禍魁並斥其享以重祀典持我矯
矯譏彼銓選並祠四忠詢謀自公賊臣執命國是北崩
平陂之會又一淫朋公不詭隨貞于介石視公進退占
時榮辱董匠遷 陵勞陞銀臺著治安邊廉約自裁入
長薇垣叅議禮刑三入選部繼分渭涇擢守沁府左右
尹京再佐秩宗一爲知申階則嘉義春秋經筵金吾摠
管提舉奉常力辭籌司首席據光夫人李氏其籍咸平
父曰宅相高祖春英距公之沒十九年卒六子是舉四
男二女興源弱冠廼成進士昌源魁科正言而止亨源

蚤沒俱未卅禩明源尙主封錦城尉 贈公議政寔用
其貴女金基祚次李度陽烈烈李妻從夫自壯長派三
男相德吏判相岳正言相喆府尹岳繼亨後喆爲尉子
族子相集亦承昌祀公美姿度天資抗簡視人不正若
歆厥冠在家獻獻在官侃侃小子作銘永世不刊

行狀

李懋官行狀

我 定宗恭靖大王第十五男茂林君諡昭夷公諱善
生十世而有諱廷衡監察 贈戶曹叅判生諱尙豁生
諱必益江界府使生諱聖浩是炯菴之考也妣潘南朴
氏兎山縣監諱師謙女錦平尉諡孝靖公諱弼成孫也

炯菴諱德懋字懋官炯菴其號也以 英宗辛酉生

而有異質性度端嚴三歲時有隣娼遺一文錢卽投于
地曰穢穢錢誤落鞋上以巾拭其鞋甫六七歲能屬文
嗜書籍家人嘗失所在向夕於廳壁後積草間得之蓋
耽觀塗壁之古書不知日之暮也稍長篤志力學坐臥
起居有恒處不失尺寸羣居終日莊而不矜和而不狎
家甚貧破屋數間疏糲不繼處之晏然人不見其憂色
凡世間貨利聲色玩好技戲之物一切不入於心爲文
章必求古人旨趣不爲蹈襲虛僞之辭一字一句皆切
近情理摸寫真境每篇可讀曲盡其妙與同志數人講
討之外不肯以所著詩文示人不安交遊亦未嘗識一

宦達人以是年踰弱冠名不出里巷得一書必且看且抄看書殆踰數萬卷抄書亦幾數百卷雖行路時必以書卷貯袖中至齋筆硯而隨之店次舟行亦未嘗掩卷若得奇語異聞輒記之著書善於攷據辨證嘗於鳥獸草木名物度數經濟方畧金石碑板以至國朝典章外國風土莫不細究焉少以親命爲功令文工於詩當世之以科詩鳴者自以爲不及間嘗赴舉而不樂也卒未有遇而不愠乙酉丁內憂三年不解經帶晨夕哀號隣人爲之掩耳若非上墓雖宗子之家未嘗往焉戊戌隨使价入燕都觀山川風物多與一時名儒談辨唱酬杭州人潘庭筠見之歎曰眼光燁然是異人也己亥拜

外閣檢書官是

聖上御極三年也時

上念文風之

寢衰人才之沉淪恩所以振作而拔擢之倣英陵故事建奎章閣置閣僚又移置校書館于丹鳳門外爲奎章外閣詢于閣臣以布素中有文識者充外閣官肇名曰檢書懋官爲首選也上命諸檢書入侍賦奎章閣八景近體八篇而居魁翌日復命賦登瀛洲二十韻而又居魁并賞賜有次於是焉未遇於人者始受知於君上也辛丑正月爰命以外閣官移作內閣官懋官之爲奎章閣檢書官蓋始此三月陞司導寺主簿自是每以本官兼帶檢書之職是年十二月拜沙斤道察訪沙斤驛有年久公債每歲取殖爲公費日撻殘民民不聊

生舉報上官革罷郵民至今賴焉癸卯十一月入拜廣
興倉主簿甲辰二月移司饗院主簿六月拜積城縣監
在積城十考皆居最嘗語人曰廉則威生公則惠及人
或語以俸薄輒色變曰吾以一介書生昵近耿光官至
縣宰上供老親下育妻孥榮已極矣只願 君恩豈敢
言貧縣之南有青鶴洞古 公白石幽邃可愛舊有亭盡
圯更構數間扁以又醉翁亭自製兩輪小車暇日獨往
逍遙而返已酉六月秩滿內移瓦署別提庚戌七月移
司導寺主簿辛亥二月移尚衣院主簿三月移掌苑署
別提五月移司饗院主簿懋官自少安於貧窶或日晚
而不具食或冬寒而不燃埃及其供仕也自奉甚約居

處衣服無異未仕時而氣質素羸弱如婦孺年垂衰而

自不覺其受傷者久矣冬月寒甚支一木板於壁寢其
上已而疾作病中坐臥言語猶自如也及臨終更整衣
冠奄然而逝是癸丑正月二十五日也得年僅五十三
以二月葬于廣州樂生面板橋西坐之原嘗有著書十
二種曰嬰處稿卽少時所著詩文自言持身謹行當如
嬰兒處子因以名稿曰青莊館稿青莊卽鷓鴣之別名
在江湖間不營求惟食過前之魚故一名信天翁其自
號者有以也曰耳目口心書卽耳所聞目所覩口所言
心所思曰士小節援昔賢遺訓以備箴警紀今人近事
以資觀感曰清脾錄載古今人詩話曰紀年兒覽起自

上古至于明清及春秋小國而詳於華夷之別曰蜻蜒
國志計日本世系地圖風俗言語物產曰益葉記卽古
今攷據辨證之語曰寒竹堂涉筆嶠南郵丞時記聞見
曰禮記臆釋禮記難字疑義曰宋史補傳卽奉 教編
校 御定宋史筌也補撰遺民列傳及高麗遼金蒙古
傳曰磊磊落落書繙閱羣書編輯明末遺民未及刪定
也每有文獻編摩之役懋官輒與焉如國朝寶鑑羹墻
錄文苑黼黻大典通編之類也又嘗承 命編進韻書
名曰奎章全韻字畫皆用六書註釋參以諸家韻書叶
韻通韻無不詳備竣其事而沒焉甲寅冬 命鉞梓仍
命其弟功懋及子光葵同爲校正董其事旣祥而禫

上教曰今日因韻書印役事思之故檢書官李某之才

識尙今不忘其子聞已闕服特差檢書官又賜錢五百
緡以爲遺稿剞劂之資仍 命閣臣及抄啓文臣之時
帶將任外任藩任雄府者俾各隨力助之是日 命光
葵入侍恩 教鄭重娶隋城白氏同知師宏女生一男
二女男卽光葵女適全州柳烱光山金思黃光葵子女
幼嗚呼懋官行義敦篤足以模範一世才識透悟足以
精究萬物其爲學篤於內修屏絕外誘本體澄澈其用
纖悉顏氏之四勿曾氏之三省皆勉焉用力者也其爲
文博採百氏自成一家匠心獨詣不師陳腐奇峭而不
離於真切樸實而不墮於庸凡使千百載下一讀而宛

然如日擊也若其該洽今古辨析名物雖謂之曠前絕後可也惟我 聖后闡右文之化廣蒐才之路懋官窮閭一布衣日登文陛趨走於深嚴之地供奉於編摩之役世所未知而 上獨知之人未之奇而 上獨奇之其跡則一疎賤而其任則掌奎壁其官則一流品而其事則備顧問前後獎諭之勤錫賚之渥殆貴臣之所罕得及其沒也 上有恩言既以爲才識不可忘又以內家錢銀遺稿而壽其傳以其官官其子終始哀榮至矣歷數古人能得此於君上者幾人矣於是乎懋官可以無憾矣內閣諸臣方奉 教編其遺集以某知懋官之本末托爲之狀云

疏

慶尙監司自劾疏

代

措詞難處極婉極切

臣頃以邪學久囚李存昌放釋事狀請蒙 允矣 聖德好生神武不殺臣方欽頌攢仰之不暇而仄聽物議沸騰謂臣緩於懲討堤防不嚴以至憲章終屈末俗難靖臣誠駭惡震懍靡所容措疎率之罪臣實有之恭俟郵罰安敢自解臣猥以無似忝按一道顧其職則承流宣化之地也凡所以對揚萬一者有如刑法未一民志莫定亦豈非其責歟竊伏念 朝家於此等愚民本期牖迷覺非不煩刑政率服聖化而敦倫敗常之如權尹則亟正典刑革心改過之如必恭則輒酬當窠春生秋

殺莫非造化信乎魑魅之伏赫曦冰雪之遇薰風何物
存昌乃敢迷藏鄉曲不悛舊習而尙容於覆載之間乎
頃於收議之日莫不以湖西巨魁目之邪學窩窟稱之
而執法之論孰不曰可殺臣亦嘗意其爲人必是至凶
至憯而稍有地閥傑然爲一鄉之望不然則必是言貌
足以動人識慧足以惑衆且聞其徒寔繁迭相顧存酒
食淋漓給養贍厚其所憂憤實同輿情此不顯戮則其
於王章何其於民俗何及臣按道以來嚴加考覈密布
採探則目下所見頗殊傳聞向來遙度多是過慮聽言
察貌卽一蚩蠢編氓巨魁之目太不襯著五年牢犴無
所資給一縷尙延仰餒他囚窩窟之稱於渠卽濫細究
本情乃是窮民之稍黠者蓋其爲士則族微不齒爲農
則佃作無力爲工則手劣爲商則資乏四民之中無處
著身縱羨浮屠而妻子爲累寧學穿窬而羞惡猶存粗
解文字爲厥身災左道邪逕乃其捷路則僥倖發貧誑
誘爲事本罪之外此固罔赦而似此等類亦復何限迺
於申禁之下首先被捉故遂作凶渠或急於制服徑施
拷擊或威剋匪道譬說乖方或逼令其指斥詛盟以試
其向背真僞彼所矯假立號大是不敬而以若愚民則
滋惑於心曰吾所樂者善而所敬者天也如之何遏我
善而禁吾敬也遂以益堅其邪心而若爲之伏節死義
者然誣惑至此則桁楊徽墨徒爲虛器爲命吏者惟當

欽奉 聖世化民敦俗之至意亟明其秩敘命討之所以然誠淫邪遁之所由分使其舊染新蔓之俗自消於金膏玉燭之下無迹於太虛過雲之中夫何得一寒乞屹然若大敵襲用國威欲以力制及其事到難處則因以推上朝廷章皇若是哉臣之頃者所請果是信心徑行而淺深輕重之間亦有所斟酌矣前後服習者雖是一串邪學而士族與微匹不無差殊專門與誑誤亦有等分惟彼存昌比之兩賊則既無干紀之迹比之必恭則頓有覺迷之心由前則合施差等之律由後則宜同參恕之科觀其書納爰辭雖不成文理追悔刻骨願作聖世之平民辭意哀切有足感人國家於此等誑誤有獲輒戮則已苟覺其迷則宜許其不死矣如其痛悔信若渠言國家不過得一平民如其不然則誅之殛之無俾易種不過刑政之一事如得其情則所謂哀矜而勿喜之而已若爲情僞難悉反覆是慮追究既往窮尋宿處置之不生不死之地而長在非人非鬼之關向臣所謂刑政未一民志莫定非細故也非但前此首服之輩轉生疑懼抑亦後來感化之類當懷顧望此臣所以日夜憧憧恐負朝家所期之風化也與其使斯民疑信相半寧失不經於一存昌臣之區區愚見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擬請疏通疏

觀此等文字可知先生之深於陸奏

休以天之降才非爾殊也故顛蘖駢枝均沾雨露朽株
糞土蒸出菌芝聖王致治士無貴賤詩云文王壽考遐
不作人是以王國克寧駿聲不已嗚呼 國朝廢錮庶孽
三百餘年矣爲大蔽政無過於此稽之往古而無其法
攷諸禮律而無所據則此不過國初宵小之臣乘機售
憾遂成大防而後來當塗之人託論名高襲謬成俗年
代浸遠因循不革矣由是而公朝專尙門閥致有遺才
之歎私家過嚴名分遂爲敦倫之端以至立後於支族
則率犯欺君之科歸重於外黨則反輕宗本之義噫嘻
等威雖殊而無益於國體區別太刻而少恩於家庭夫
自家之庶孽則誠足卑矣非可繼於舉世一門之名分
則固當嚴矣非可論於通朝耳然而膠守名分之論則
枳塞轉深諉以 祖宗之制則更張猝難玩愒至今因
循而不革者何也於古則無稽於禮則無攷而爲有國
大痼深弊則先正名臣深識治道者莫不以此爲先恢
張公理必欲疏通筵陳劄論前後相望 列聖建中治
體蕩蕩設官須賢分職惟能一體均視豈復差別於母
族之貴賤哉故未嘗不臨朝博詢盡然矜惜思所以通
變疏滌之道而只緣士族權重議論在下清途華貫固
所已有則猶恐此路多旁權衡有分同是世胄銖秤縷
度一經政注羞怒橫集彈軋蜂起况乃庶孽名膠跡泥
久屈於世不肯等列固其勢也雖然此實專門濟私之

偏意大非有國公共之通道也臣請極言其失也夫庶孽之與正嫡誠有差等而顧其家世亦一士族固何負於國家而禁錮之廢絕之使不得齒衿紳之列哉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亦野人莫養君子夫君子野人以位言也然而明明揚側陋帝堯之官人也立賢無方成湯之求治也由是觀之三代之時已有君子小人之別而舉人之際固無間乎貴賤不問其彙類而况國家所謂庶孽尙有簪纓門閥華顯則寧可以母族之卑微混茂其本宗之華顯也哉晉唐以來漸尙閥閱然而江左衣冠不擯陶侃王謝貴族亦齒周顛蘇邈乃蘇瓌之賤產而位至平章李勣乃李晟之孽子而官至太尉韓琦

范仲淹爲朱賢相胡寅陳瓘鄒浩爲世名儒當世不以庶孽禁錮者何也誠以論人門閥者只重其父世不問其母族其不重母族者何也重本宗也夫然則母族雖顯父世甚微則其不可以華閥著稱亦且明矣勝國之時鄭文培爲禮部尙書李世璠爲閣門祇候權仲和以大司憲亦入我朝爲都評議使若以我朝之法律之則陶周之賢將不廁衣冠蘇李之才將不得將相韓琦范仲淹胡寅鄒浩之徒舉將抑塞禁廢文而芸館蔭而典獄位不離流品祿不過升斗而功業志節將不得赫然於當世流光於百代耶此臣所謂稽之往古而無其法者也經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鄭玄註曰庶子

者爲人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夫庶子雖與嫡子同母而其截然別而遠之者如此其嚴至於妾子之賤爲尤卑於庶子而更無所區別於庶子何也禮所以序也故宗無一本殺無一降也記曰父母有若庶子庶孫甚愛之沒身敬之不衰陳澔註曰賤者之所生也夫父母之所愛雖妾之子猶尚引而重之不敢疎畧而外之者亦所以重本而尊宗也會典曰凡襲職替職無適子孫則庶長子襲替庶長子妾子之謂也夫禮所以別嫌疑也故正名而定分則雖同母之適弟尚且別而遠之也夫禮所以厚也故重其本宗則雖妾之賤子尚且引而內之也律之所以襲替父職不以嫡庶爲拘者良以此也周官周公之定官制也漢之百官表所以分庶品也禁錮庶孽之文不少槩見焉此臣所謂攷諸禮律而無所據者也臣嘗聞之古傳錮廢庶孽蓋亦有由國初罪相鄭道傳庶孽子也右代言徐選爲道傳寵奴所辱思所以報仇者及道傳敗選乃傳會名分之論逞快一辱於旣死之後非爲其言之必立其法之必行也方是時道傳以罪新誅所以其言易售而其法易成也贊成姜希孟安瑋等草勅大典文理未遑庶孽停科錮仕之論條例撰入及戊午之禍士流積恐於子光無所發憤禁錮庶孽之論益嚴且深其所洩怒誠亦悲也雖然自古亂賊豈操出於子光者流哉不幸一出於

庶孽之中而因一子光盡塞庶孽則若不幸而接跡於士族將欲以何法而處之耶嗚呼儒宗文師磊落相望一轉而局於名分之論再轉而屈於門地之尚宋翼弼李仲虎金謹恭之道學朴枝華李大純曹伸之行誼魚無跡魚叔權楊士彥李達辛喜季梁大樸朴澆之文章柳祖認崔命龍柳時蕃之才請上可以黼黻大猷下可以表準一世而卒老死蓬蒿之下時有間沾微祿者碌碌棲息於冗仕末品之中雖其守分行素佚厄而不愆而聖王之所以設官分職待賢授能之意果安在也至若李山謙洪季男奮義糾旅摧破日賊權并吉沫血誓衆入援南漢其忠肝義膽猶能自振於衆棄之中如彼其卓卓也然而時平世恬則朝廷之上漠然相忘曾不識其何狀此古人所謂所用非所養也臣嘗慨然於此也以近事觀之洪霖一孱孽白頭閭幕淒涼口腹之計而猝然殉雖凜然有烈士之風朝廷不惜褒贈之典輒加以非常之職使其生爲百夫之長屹然臨城則其固圍捍患豈特幕府之一死也哉噫禁錮之不足而棄絕之使其固有之倫常不得自列於平人則恩莫重於父子而不敢稱父義莫大於君臣而不得近君老者坐末而庠塾無長幼之序恥與爲類而鄉黨無朋友之道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而父父父而子子兄兄而弟弟此所以正其名也故人倫之尊稱若加於父兄而今之庶

孽則不然子弟之於父兄猶不敢斥然正而呼之自同
奴僕之於其主所謂名分者適庶之謂也豈爲其稱謂
之間不得曰父曰兄下同奴僕之賤然後乃謂之嚴名
分而別嫡庶也哉今之庶孽郎署猶不得爲侍從安敢
望乎雖有願忠之心補袞非職雖抱經綸之才展布無
地引儀臚傳暫序朝班而卒同輿僮該署輪對或視耿
光而不免疎逖進不敢爲大夫之事退不忍爲齊民之
業所謂國之孤臣家之孽子疾疾而心危者孰有甚於
此哉禮曰入學以齒以齒者尙年也傳曰燕毛所以序
齒也毛者髮之白黑也今之庶孽入太學則不得序齒
黃髮鮐背者居下勝冠者反坐上坐夫太學所以明人
倫也故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諸侯之世子尙得齒
學所以示悌於天下也天子視學於辟雍有乞言饗食
之禮所以廣孝於天下也由是觀之庶孽之不得序齒
於太學非先王廣孝悌之道也傳曰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故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
弟而友貴賤雖殊有德則可師也年齒不齊輔仁則可
友也况乃庶孽固皆士族之子弟耳其無才美賢能則
已若其諒直多聞才德賢我則顧安可以庶孽耻之哉
然而庶孽之於士族相交而不得友相親而不敢齒無
輔忠責善之道絕琢磨切偲之義言辭之間禮數太苛
揖讓之際謗讟橫生由是論之倫常之中不絕而僅存

者惟夫婦一事耳嗚呼才賢遺而莫之恤倫常斁而莫之救而曰庶孽無才賢亦曰如此而後名分正是豈理也哉夫無子而立後者所以繼祖而傳重也昔石駘仲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祁子兆是擇賢也唐律諸立適違法者徒一年議者曰適妻之長子爲適子婦人年五十以上不復乳育則許立庶子爲適不立長子律亦如之是防亂本也大明律凡立適子違法者杖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不立長者同罪經國大典適妾俱無子然後取同宗之支子而爲後於是爲官斜私契明證考據然後乃得告君重造命也世之士夫熟習見聞率蹈謬規正適無男則雖多衆妾之子反爲門戶之私計劃情忍愛枉撰告君之文取嗣支族不擇遠近噫父傳子繼血脉相承祖祀孫將氣類以感今也徒拘適庶之分或有遠取乎族系旣疎之後以奉其先靈此正古人所謂所不知何人耳挾甌灌鬯夫何怙惚之有乎焄蒿悽愴夫何精氣之交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一人者父母之謂也故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君子之祭也然則舍其親而求諸疎以祭其先人夫何僂然著存之有乎逾天理畔人情以禮則遠祖以法則罔君臣嘗痛恨於此也夫名分之論勝而習俗難變門庭之內區限之法殆同外人甚者至於父兄而奴虜其子弟宗族而耻於爲類或有黜於族派之譜

者或有別其排行之名者此但歸重於外黨而不知反
輕乎本宗則此於倫常不其太刻而少恩乎先正臣趙
光祖建白于朝曰本朝人物少於中國而又有分別
嫡庶之法夫人民願忠之心豈有間於嫡庶而用舍偏
隘臣竊痛惜請於庶孽中擇才而用之貴顯之後或有
亂分之罪嚴立科律及宣廟時申漬等一千六百人上
章籲寃上下教曰葵藿向陽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
必正適於是先正臣李珣首建通用之議始得赴舉先
正臣成渾先正臣趙憲連上封事各請其通融清要
仁廟時故相臣崔鳴吉爲副提學與館僚沈之源金南
重李省身應旨聯章請通用庶孽其言甚切故相臣

張維亦上疏啓論上下其議於是故相臣金尙容爲

吏曹判書回啓曰天之生才無間適庶禁錮之法所未
有於古今也玉堂劄陳可見公議請議大臣定奪事下
備局故相臣李元翼尹昉等議曰卑薄庶孽天下萬古
所無之法儒臣劄陳大有所見故相臣吳允謙議曰禁
錮庶孽古今天下所未有之法朝廷用賢收才而已矣
貴顯之後名分紊亂則邦憲固嚴非可慮也戶曹判書
沈悅順與君金慶徵工曹判書鄭豈判決事沈諱同知
鄭斗源護軍權帖立異都承旨鄭蘊陳疏立異先正臣
宋時烈嘗擬疏引鄭道傳猶爲大提學蓋防限之法出
於中世請一切疏通疏未果上而載尤菴集中且先正

臣朴世采啓曰庶孽之中雖有奇才異等無以進用請
大加通變願 上勿滯於流俗勿拘於常規自見其必
然之理斷而行之故知事臣金壽弘疏請通用庶孽都承旨
行故判書臣李裒爲大司憲上疏請通用庶孽都承旨
臣金徽却之疏未上其後故相臣崔錫鼎爲吏曹判書
上疏請通用庶孽然議久不行者何也噫專門濟私之
計深則膠守名分之論通塞予奪之權重則反諉 祖
宗之法忍情棄恩而蔑重本舍親取疎而故欺君襲謬
成俗而不知敦倫銖秤縷度而莫恤遺才名分之說臣
已辨之悉矣請於更張舊制之論復得以極言之夫法
久則弊事窮則通故時當遵守而遵守者乃繼述也
時當通變而通變者亦繼述也固執更張惟其時宜則
其義一也詩云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書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夫極者理之盡也中者義之當也洪範之無偏
無陂王道平平此之謂也夫此禁錮之法稽之往古而
無其法攷諸禮律而無所據只出一人之售憾而本非
開國之定制則百年之後 宣廟始許赴舉及于 仁
祖又許三曹由是觀之 列朝更張變通之聖意斷
可知矣嗟乎生爲庶孽爲世大僇禁錮顯要而疎逃於
朝廷遷就名謂而迫隘於家庭長幼亂於庠塾朋友絕
於鄉黨跡皞皞身世踽涼如負大何窮無所歸或遯
跡而自靖離羣而尙志則謂之驕傲或脅肩而取憐屈

膝而苟容則謂之鄙佞噫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此特培
養殊方趨向異路耳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特不培養而作成之庸何責乎無人於
其間哉或承嫡傳而不刊庶名雖遠年代而永爲賤屬
支屬繁衍幾至半國而旣無歸宿又無恒產黃馘枯項
蕭然罷弊貧窮到骨莫能振刷嗚呼昔之伊尹一夫不
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今之庶孽失所顛連者豈
獨一夫而已哉抑塞旣久冤鬱彌亘干和召沴未必非
此爲致之也恭惟我 殿下體天莅物 聖功巍煥振
淹起廢克恢蕩平之政刮垢掩瑕率囿陶匄之化宿弊
闕典靡不釐舉而獨於通融庶孽之法未有著政今臣

此言非臣愚一人之私言乃一國有識之公言非一國
今日之公言乃 列朝以來先正名臣之所眷眷者也
其立異者臣旣歷數而陳之當今之世主張偏私好生
崖異者未必無此等而皆引名臣鄭蘊之一疏以爲口
實然夫蘊之精忠大節可與日月爭光則臣未敢知此
疏卽何激而蓋其旨義亦不過名分國制兩事而已噫
遐方之人不知來歷而猶能文通兩司武歷闔帥不問
其世閥無所拘礙而今此庶孽近則乃祖乃父俱是公
卿大夫遠則名儒賢輔爲厥祖先比諸遐方之人來歷
甚明而禁廢之法甚於釁累豈不冤哉臣非以爲目今
庶孽之中有某賢可用某材可拔而但 朝廷一視之

恩與天同德大造之化與物無間洗濯磨礪復敘既敷
之彝倫作成培養復收久遺之才賢使立後之法無違
大典宗本之義悉返古禮家庭之內正父子之名庠塾
之間敘長幼之齒復得爲人於三百年積廢之後則人
人咸思自新飭厲名行願忠圖報爭死國家之不服矣
今日 王政之大者無過於此而 大聖人壽考作人
之功其亦捨此而奚求哉

書事

書李邦翼事

上之二十年 清嘉慶元年 九月二十一日濟州人前忠壯將

李邦翼將觀其父 五衛將 於京師舟遇大風至十月初

六日泊于澎湖官給衣食留十餘日護送至臺灣抵廈

門歷福建浙江江南山東諸省達于北京由遼陽明年

丁巳閏六月還國水陸萬有餘里 上特召見邦翼問

以所經山川風俗 命史官錄其事同舟八人惟邦翼

曉文字然僅記程途又追憶口奏往往失次臣趾源以

沔川郡守陞辭入侍于熙政堂 上曰李邦翼事甚奇

惜無好文字爾宜撰進一篇臣趾源承 命震越退取

其事畧加證正焉

濟州古耽羅也北史云百濟南海中有耽牟羅國土

多獐鹿附庸於百濟又云高句麗使芮悉弗言於魏

宣武曰黃金出於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

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二品所以不登也唐書云
龍朔初有澹羅者其王儒理都羅遣使入朝國作新
羅武州南島土俗樸陋衣犬皮夏革屋冬窟室初附
百濟後附新羅按此皆指耽羅也東國方言島謂之
剡而國謂之羅羅耽涉澹三音並與剡相類蓋云島
國也古記所稱初泊耽津朝新羅故曰耽羅者附會
之說也宋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
飄抵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
皂布衫見人皆痛哭言語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
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出一書示人乃漢字唐
天授中告敕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
是上高麗表稱屯羅島亦用漢字知崑山縣事使人
爲治其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
教其起倒之法按濟州古亦稱毛羅韓文公稱耽毛
羅所謂屯羅者毛羅之訛也天授者高麗太祖年號
也高麗史天授二十年毛羅島主來朝王賜爵是也
宋人以爲則天年號則尤謬也濟州人之漂入中國
自古有之

邦翼奏曰舟爲風所漂蕩或東西或南北凡十有六日
將近日本忽又轉向中國糧盡不食者累日忽有大魚
躍入舟中八人共生啗之淡水幾盡天又大雨爭掬飲
解渴船之始泊也昏暈不省人事有人遠立覘望小頃

燕巖集 卷之三
成羣而至收拾船中衣服等項各負一人而去三十餘
里村落可三十餘戶中有公廨扁曰坤德配天堂以
米飲飲之取火燎衣稍定精神乃索紙硯書問始知爲
中國福建屬島澎湖地方

按澎湖島西與泉州金門相望圖經島有東吉西吉等
三十六嶼渡海者必由二吉以入舊屬同安縣明季因
地居海中人民散處催科所不能及乃議棄之後內地
苦徭役往往逃于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爲最多及紅
毛入臺灣並其地有之而鄭成功父子復相繼據險恃
此爲臺灣門戶環繞有三十六嶼大者曰媽祖嶼等處
澳門口有兩砲臺次者曰西嶼頭等處各嶼唯西嶼
稍高餘皆平坦自廈門至澎湖有水黛色深不可測爲
舟行之中道順風僅七更半水程一遇颶颺小則漂流
別港阻滯月餘大則犯礁覆舟初無水田可種但以採
捕爲生或治圃以自給今貿易輻輳漸成樂土
邦翼奏曰八人同乘彩船行五里許詣馬宮衙門沿江
彩船數百艘江邊畫閣卽衙門也門內高唱三聲導入
八人馬宮大人紅袍椅坐年可六十餘美鬚髯階下建
紅傘臺上侍立者可八十人皆紋緞衣或藍或綠或佩
劍或負羽臺下朱衣兵卒可三十人皆持杖或竹棍黃
龍旗一雙銅鉦一雙引八人升臺上馬宮大人問漂泊
之由答以朝鮮全羅道全州府人云云退出有大廈鋪

設皆錦緞各贈竹簟枕每日給米飲一器鷄膏一器又給香砂六君子湯兩時

按馬宮大人之宮字似是公字公宮華音相同當是馬姓人作通判者耳又耽羅人之漂到異國者謠稱本籍托以靈光康津海南全州等地方者俗傳琉球商舶被耽羅所害故云耳或言非琉球乃安南李重煥擇里志俱載其詩然非有古記可證只是世俗流傳不必多辨其真偽

邦翼奏曰以兩大船分載西南向二日到臺灣府北門外下陸繁華壯麗樓臺夾路夜張琉璃燈通明如晝又有異鳥馴之彩籠知更而鳴

按臺灣明史稱鷄籠山又稱東蕃永樂時鄭和歷東西大洋靡不獻琛獨東蕃遠避和惡之家貽一銅鈴俾掛其項蓋擬之狗國也其後人反寶之富者至綴數枚曰此祖宗所遺俗不食雉鷄但取其毛以爲飾乾隆五十二年討林爽文之亂爽文兵敗入內山生蕃等縛而獻之熱河文廟大成門右壁碑記其事生蕃等皆短小剪髮覆額髮色漆黑眉間或頤上印烙若卦文穿耳輪插錫筒前後通明或貫黃木懸骨牌其名有曰投旺曰勻力力曰囉沙懷祝曰也璜哇丹曰懷目懷曾入朝熱河者也○海環府境皆是舟人其渡洋不辨里程一日夜以十更爲率自鷄籠淡水城名舟行至福州港口五更自

臺灣港至澎湖四更自澎湖至泉州金門所七更東北
至日本國七十一更南至呂宋國六十更東南至大港
二十二更西南至南澳七更皆就順風而言海多颶風
最甚爲颶土蕃有識颶草草生無節則周歲無風一節
則颶一吹多亦如之無不驗○鹿耳門在臺灣西三十
里形如鹿耳故名兩岸皆築砲臺水流峽中委曲回旋
而入中有海翁岬多浮沙水淺風急則深淺頓易最爲
險要門內水勢寬濶可藏千艘卽大圓港也嘉義縣鄭
氏屬天興州康熙二十三年分置諸羅乾隆五十二年
臺灣賊林爽文攻縣城城內居民四萬助提督城守因
救改諸羅爲嘉義以旌之安平鎮城在一崑身上崑身

者蕃語沙堤也東抵灣街渡頭西畔沙坡抵大海南至
二崑身北有海門原紅毛夾版船出入之處按一崑身
周迴五里紅毛築城用大磚桐油和石灰共搗而成城
基入城丈餘深廣亦一二丈城牆各堞俱用鐵釘釘之
方圓一里堅固不可壞赤嵌城亦係紅毛所築

邦翼奏曰留臺灣七日呈書乞歸官給衣一襲設餞送
別握手眷眷舟到廈門止舍于紫陽書院入拜朱子像
儒生數百人來見欵欵途險又以竹轎擔去過同安縣
治泉州府興化府有大虹橋左右龍舟萬艘歌吹喧轟
按朱子主同安簿造高士軒與諸儒講習其中今書院
或其遺址又元至正間邑令孔光俊建請賜額大同書

院者卽此大虹橋卽洛陽橋唐宣宗微行覽山川之勝至此歎曰大類吾家洛陽也故名洛陽橋一名萬安橋邦翼奏曰正月初五日入福建省門內有法海寺大麥已黃橘柚垂實衣服飲食與我國彷彿來見者競以蔗糖投之或留戀不能去或著我人衣服而相視流涕或有抱衣歸示其家人而還曰愛玩傳看云

按漳州有新羅縣唐時新羅入貢之地又新羅侵吳越畫地而居之則泉漳之間遺俗之畧同於我人無足恠者至見衣服而流涕者可見猶有思漢之心也

邦翼奏曰以行李遲滯又呈書哀乞于巡撫府有官人某乘雙轎導黃傘過去卽遮路陳情某官思之良久曰數日後三十五員官齊會時吏來依其言往訴則衆官輪迴看畢告于巡撫府以巡檢某派定護送出城西門行四十里至黃津橋登小船兩日下陸過西陽嶺寶貨寺至浙江省度仙霞嶺

按仙霞嶺在江山縣宋史浩帥師過此以石甃路凡三百六十級

邦翼奏曰到江南省江山縣以舟催行江上有小船漁翁載數十青鳧放之中流鳧啣魚入船中

按江山縣有江郎山故名船人飼豬以穀豬味異常語云牲之美者大荔之羊江山之豕又捉魚青鳧乃鷓鴣非鳧也一名烏鬼杜甫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者

是也江南畫幅往往有此景

邦翼奏曰過龍遊縣到嚴州登子陵臺臺傍有子陵祠至杭州府北關大善寺山川之秀麗人物之繁庶樓臺之侈壯目不暇給大船縹緲妓女數輩遊戲船頭環珮琅然

按龍邱山在龍遊縣九石秀立狀似芙蓉漢龍邱萇隱此與嚴光善釣臺卽嚴光隱處也兩崖峭立夾黔婺之水而下桐廬蜿蜒如遊龍者七里水漲則磯激如箭山腰二巨石對峙突兀欲傾墜名以釣臺天作之矣好事者亭其上左垂綸百尺右留鼎一絲登臺而俯深淵水靛如綠玉山麓萬木叅天下有十九泉陸羽所品

邦翼奏曰自杭州六日至蘇州西有寒山寺黃瓦四十四間也知縣王公設饌款待使之遊賞舟行十里至姑蘇臺又三十里有岳陽樓以銅爲柱窓戶廳板皆用琉璃爲之鑿池於廳底養五色魚前望洞庭還又至虎邱寺天下第一大寺云七級浮圖望見無際

臣趾源嘗聞中國人稱江山杭州爲勝繁華蘇州爲勝又曰婦人首髻當以蘇州搵爲善蓋以蘇州一州賦稅觀之比他郡常十倍則蘇州爲天下財賦所出可知矣寒山寺以寒山拾得嘗止此故名東人慣聽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一句到處必以此題品失之模擬而至於真寒山真姑蘇則從未有身到其地者今邦翼乃能

振衣閭門濯纓太湖而其曰岳陽樓著始如說 蓋太湖中有山名洞庭山以此洞庭之名遂冒嶽州城西門樓之稱則太逕庭矣今附太湖諸記以破耳食之論○太湖在吳郡之西南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蘇湖常三州一名具區一名笠澤一名五湖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雪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滬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

三小湖曰梅梁湖曰金鼎湖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太湖有七十二峰其發自天目迤邐至宜興入太湖峙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虎邱一名海湧峰中多小溪曲礪其上

有浮圖下瞰姑蘇可一掌轉浮圖而南世傳生公講堂悟石軒在焉軒側有劔池兩崖峭壁如剖側立數千尺水清寒瀲灩鳴下有巨石環敞磅礴可坐千入中有白蓮池白蓮挺挺華若丹碧又稍下小石路迤邐其間泉益奇石益恠俄斗絕突起松篁豁然卽和靖讀書處也吳王闔閭葬所中多金鳧玉鴈銅駝水精丹砂諸物嘗有

白虎盤踞其巔故名晉司徒王珣及弟珉俱宅於此
邦翼奏曰金山寺以五色彩瓦蓋覆寺前石假山高可
百丈又砌石周五里環建二層閣下層則儒生數千居
住鬻書爲業上層歌吹薰天漁釣之人携竿列坐石假
山上橫十字銅柱以石版造廳卽法堂也又有鍾十四
木人應時自擊一鍾先鳴衆鍾次第皆鳴

按金山在揚子江心其勝槩爲天下第一山下有石並
峙其前類雙闕然傳爲郭璞葬處泉曰中冷味極甘冽
陸氏小品以爲東南第一寺曰龍游閣曰昆羅昆羅之
南爲妙高臺上故有楞伽室宋眉山蘇公嘗書經於此
北曰善財樓大悲閣吞海留雲二亭據山之巔登而四

望江波渺然臺殿皆在其下令人神爽飛越東坡詩金
山樓閣何耽耽撞鍾伐鼓聞淮南者是也亭南石刻妙
高臺又玉鑑堂六大字稍下有塔臺二南北相向蓋宋
曾丞相布所建燬於火經觀瀾亭循石級西下歲久石
多斷裂俯視江波如行天上足甚危慄岩曰祖師中肖
唐裴頭陀像卽開山得金山因以名者也巖之右有洞
深黑不可入有龍池旱歲禱之可致雲雨左有龍王祠
著祀典又有江山一覽烟雲奇觀二亭尤爲奇絕邦翼
所云二層閣卽江天閣釋惠凱馮夢楨諸記可證
邦翼奏曰山東省以後下舟登車土俗鄙野人民儉
嗇蓬門草戶食惟黍稷槩所不錄

別集補遺

書

答俞士京

故相彥
鑄字

昨日車衆儼臨而適避暑出郊有失迎晤瞻悵倍至即
又昔至慰荷殊深窓外車騎過者日數十輩從者足聲
如雷屋角欲摧初移家時小兒撒書吐哺顛倒出看及
其稍久亦不出看非但家兒如此此洞街童視皆尋常
此無他不辨賢愚而但日閱故耳由是觀之凭數尺獨
輪之車假皂隸呵導之聲其慕悅不足以顛倒街童而
遽作態色項長三尺氣湧如山果以為何如哉昔日安
城俞應教雖蠹鞍羸騎固無損於所性今日松都新留

守雖建牙擁燾無加乎素行中京戶不下九千不無忠
信豪傑則又况其智足以辨其大夫之賢愚乎好呵好
呵

序

嬰處稿序

不讀諸子無以知此文之妙

子佩曰陋哉懋官之為詩也學古人而不見其似也會
毫髮之不類詎髣髴乎音聲安野人之鄙鄙樂時俗之
瑣瑣乃今之詩也非古之詩也余聞而大喜曰此可以
觀由古視今今誠卑矣古人自視未必自古當時觀者
亦一今耳故日月滔滔風謠屢變朝而飲酒者夕去其
帷千秋萬世從此以古矣然則今者對古之謂也似者

方彼之謂也夫云似也似也彼則彼也方則非彼也吾未見其爲彼也紙旣白矣墨不可以從白像雖肖矣畫不可以爲語雩祀壇之下桃渚之術青薨而廟貌之渥丹而畫儼然關公也士女患瘡納其床下懷神禡魄遁寒崇也孺子不嚴瀆冒威尊爬瞳不瞬觸鼻不嚏塊然泥塑也由是觀之外舐西苾全吞胡椒者不可與語味也羨隣人之貂裘借衣於盛夏者不可與語時也假像衣冠不足以欺孺子之真率矣夫愍時病俗莫如屈原而楚俗尙鬼九歌是歌按秦之舊帝其土宇都其城邑民其黔首而三章之約不襲其法今懋官朝鮮人也山川風氣地異中華言語謠俗世非漢唐若必效法於中華襲體於漢唐則吾徒見其法益高而意益卑體益似而言益僞耳左海雖僻國亦千乘羅麗雖儉民多美俗則字其方言韻其民謠自然成章真機發現不事沿襲無相假貸從容現在卽事森羅惟此詩爲然嗚呼三百之篇無非鳥獸草木之名不過閭巷男女之語而邨檜之間地不同風江漢之上民各其俗故采詩者以爲列國之風攷其牲情驗其謠俗也復何疑乎此詩之千古耶若使聖人者作於諸夏而觀風於列國也攷諸嬰處之稿而三韓之鳥獸草木多識其名矣貂男濟婦之性情可以觀矣雖謂朝之風可也

北學議序

學問之道無他有不識執塗之人而問之可也僮僕多識我一字姑學汝恥已之不若人而不問勝已則是終身自囿於陋陋無術之地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孔子曰吾少也賤多能鄙事亦耕稼陶漁之類是也雖以舜孔子之聖且藝卽物而剗巧臨事而製器日猶不足而智有所窮故舜與孔子之爲聖不過好問於人而善學之者也吾東之士足不蹈函夏之地日未見中州之人生老病死不離疆域則鶴長烏黑各守其天蛙井蚡田獨信其地謂禮寧野認陋爲檢所謂四民僅存名目而至於利用厚生之具日趨於困窮此無他不知學問之過也如將學問舍中國而何然其言

曰今之主中國者夷狄也恥學焉并與中國之故常而鄙夷之彼誠薙髮左衽然其所據之地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函夏乎其生乎此土之中者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遺黎乎苟使法良而制美則固將進夷狄而師之况其規模之廣大心術之精微制作之宏遠文章之煥爛猶存三代以來漢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以我較彼固無寸長而獨以一撮之結自賢於天下曰今之中國非古之中國也其山川則罪之以腥竇其人則辱之以犬羊其言語則誣之以侏離并與其中國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則亦將何所做而行之耶余自燕還在先相爲示其北學議內外二編蓋在先

先余入燕者也自農蠶畜牧城郭宮室舟車以至瓦簞
筆尺之制莫不目數而心較日有所未至則必問焉心
有所未諦則必學焉試一開卷與余日錄無所齟齬如
出一手此固所以樂而示余而余之所欣然讀之三日
而不厭者也噫此豈徒吾二人者得之於目擊而後然
哉固嘗研究於雨屋雪簷之下抵掌於酒闌燈地之際
而乃一驗之於目爾要之不可以語人人固不信不信
則怒我

記

夏夜讌記

奇事奇文結尤奇

二十二日與麴翁步至湛軒風舞夜至湛軒爲瑟風舞

琴而和之麴翁不冠而歌夜深流雲四綴暑氣乍退絃
聲益清左右靜默如丹家之內觀臆神定僧之頓悟前
生夫自反而直三軍必往麴翁當其歌時解衣磅礴傍
若無人者梅宥嘗見簷間老蛛布網喜而謂余曰妙哉
有時遲疑若有思也有時揮霍若有得也如時麥之踵
如按琴之指今湛軒之與風舞相和也吾得老蛛之解
矣去年夏余嘗至湛軒湛軒方與師延論琴時天欲雨
東方天際雲色如墨一雷則可以龍矣旣而長雷去天
湛軒謂延曰此屬何聲遂援琴而諧之余遂作天雷操

孔雀館記

自喻文章境界而文似晚明

百尺梧桐閣之南軒曰孔雀館南距不數十武頂葫蘆

而對峙者曰荷風竹露堂隔其中庭架竹為棚雜植枸杞玫瑰野棠紫荆于其中修條柔蔓綴絡扶疎掩映虧蔽春夏為屏秋冬為籬屏宜錯花籬宜積雪因圭其竇為天然之門而不扉焉北垣引溝澮納之北池又溢北池經其前為曲水摘蓮葉以承盃以泛以流此孔雀館之所以同室殊境移席改觀者也余年十八九時夢入一闔穹深虛白類公館佛宇左右錦匣玉籤秩然排插曲折經行纔通一人中有數尺綠瓶插二翠尾嘗與屋齊徘徊久之而覺其後二十餘年余入中國見孔雀三小於鶴而大於鷺尾長二尺有咫赤脛而蛇退黑嘴而鷹彎遍體毛羽火殷金嫩其端各有一金眼石綠點

睛水碧重瞳暈紫界藍螺幻虹毅謂之翠鳥者非也謂之朱雀者亦非也時警竦而入晦即鬚髻而還魂俄閃弄而轉翠倏蔽蕤而騰燄蓋文章之極觀莫尚於此夫色生光光生輝輝生耀耀然後能照照者光輝之泛於色而溢於目者也故為文而不離於紙墨者非雅言也論色而先定於心曰者非正見也在皇城時與東南之士日飲酒論文於段家舖每舉似孔雀為之評其詩若文而座有高太史械生賦之曰我客斯容何如夫子家禽相與大笑其後五年客之遊中州者得孔雀館三字而還錢塘人趙雪帆所書也曩者吾與趙未有一面豈於他人乎聞余之風而萬里寄意者耶然而館非私室

之號而吾且老無一廛之室顧安所揭之今幸蒙 恩
得宰名區水竹四載以官爲家則舊書敝簾隨身俱在
霖餘曝書偶得此筆噫孔雀不可復見而追思疇昔之
夢安知宿緣之不在於斯乎遂刻揭前棟並識如此

今是集於詩文原藁旣盡掇無遺餘矣若更就熱河
日記加選若干又以課農小抄全部尾附之則可通
爲八九冊然而竟以力屈而止焉嗟呼此小小事耳
吾二年之間勤之至再而其成如此則况天下之事
有大於此者乎印成之日與于霖氏慨然同歎因以

識之教獻識

燕巖集卷之三終

跋

嗚呼裕定於燕巖先生爲外裔也雖其生晚不能逮事
先生然猶能及桓齋公而想其典刑焉旣桓齋公沒則
又以其典刑於桓齋公者及於諸父而若我叔父翠堂
公實惟與於是集之役則後生者之幸大矣奄忽之間
翠堂公文棄小子則環顧內外諸老成之風流皆已銷
滅而所以典刑於先生者其永無所矣嗚呼小子其安
得不汲汲於是集之終成哉若先生之文如五緯之在
天天下有目之類已皆仰首見之而歎其光耀夫小子
何庸贅一辭爲

外裔清風金裕定敬跋

太史公爲文章嘗遊歷乎名山大川彷徨乎戰場俠肆
講業乎齊魯然後其文爲曉峻爲雄渾爲悲憤爲典雅
蓋其胸中之氣有得於壯觀之助爾今讀燕巖朴公之
集公以高世卓犖之才夙負經濟中年隨使車入中國
觀宮室府庫之雄訪賢聖英豪之跡遂出虎北口極于
熱河則彼長城之萬里險阻大河之百折浩汗無非文
也故其音韶護其味酒醴其變鬼神信乎其得司馬氏
之精髓者歟嗟夫天之降是才而使其身窮餓壹鬱終
不得需世而展抱何哉至其遺集久而未刊吾友金參
書于霖與金承旨伯猷慨然謀衆鋟行六卷旣又續爲
是役徵余跋甚勤顧余不文而心好其文久矣雖猥曷
辭嗚呼使公之文縱不能大用一時而得以不朽於千
百禩則豈非後生之厚幸也歟

密陽孫貞鉉謹跋

集諸家燕巖集評

吾見今世小才薄識之人往往或疑燕巖文不醇夫斷
嶽而爲坡陀靚如也綆河而爲塘沼澄如也持以嚇夫
河嶽之納汙藏疾者曰是不及我其可乎彼河與嶽亦
只是坡陀塘沼之積而及乎汪洋崩劣千類萬狀無所
不有夫何暇靚如瑩如者乎

恒陽呂圭亨

燕巖之文奇偉疏蕩本於史遷文從字順本於昌黎悟
徹本於莊子精切本於陸宣公此所以能合衆體成一

家盡祛俗陋雄視一代者也吁其盛矣 光山金珏鉉
當我 正廟之世袁隨園朴燕巖二人崛起中東俱以
古文別倡門戶睥睨千古可謂一時之兩傑然而燕之
古心勁氣隨當瞠乎後矣 慶州李圭桓

燕巖文人或謂近晚明以余觀之只似不讀秦漢以下
文者彼此異同之間將待誰以定之也噫

驪興閔達植

燕巖之文如方丈之饌廣庭之樂無味不存無音不具
就其中一言以斷之乃極古極實極精極密之文也

牛峰金得鍊

奇哉燕巖先生之文超縱排奐或如老將用兵或如飛
仙行空夫善射者忘弓善文者忘硯墨試想先生下筆
之時何嘗垂頭疲頓於硯墨下者哉 慶州李鍾泰

燕巖文之鉅雄固無論矣卽其詩亦有萬筋之力雖寥
寥數十篇而足蓋人數十卷之作如山海圖歌等作昌
黎氏後何嘗多見 驪興閔泳采

古稱曾南豐無詩今燕巖集所載詩不過數十首雖亦
謂之無詩可也然而其詩雄拔奇麗大者含無際細者
入無倫千變萬化不可摸擬與其文同一蹊徑詩至於
此亦何必多 南原秦永濂

燕巖公文類秦漢作者體裁宕逸絕無叔世氣味此已
足以千古况其志存經濟言必有物而不止於浮華者

乎可敬已

完山全秉勳

古人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大羹之味兼酸鹹而美在酸鹹之外此說古文之妙也夫鹹酸之外者味外味也味外味者神韻也文之有神韻者余於太史昌黎之後今又見燕翁也

全州李敏應

唐宋以還文氣墜弱不妄則庸靡然一轍公生其際龍騰虎擲內實其理外雄其魄河之汪汪泰之嶽嶽其聲與色伊誰摸捉

楊州趙命熙

古文之妙不在理趣不在事情不在多識所爭者惟氣耳氣者神之所由出也得此多者爲龍門爲昌黎爲廬陵爲東坡自此以外可言者無幾此非盡才之罪也亦

天地之時運使之爲也夫何燕巖先生生於數千載之下乃能得其雄傑之氣而往往超出於時運之外也余每讀其文未嘗不窅然自失

沃野林圭丞

自夫文章家之有以正宗稱而古文遂衰蓋古人之文其取材不必純擇語不必莊立心也不必有用而結體也不必相類與會所至不過吐其胸中之奇而發抒其獨得之妙居然成天下之至文故卽莊周之猖狂弔詭而論文者莫之先焉是何嘗有一定之軌也哉 國朝文尙馴雅極其選殆無二途動以歐曾相推詡正固正矣而求其宏肆偉燿之觀則於古或遜也及燕巖先生出而力振之才爲之興而神爲之御惟意所欲飛動橫

絕卽方言俚諱無不錄而不患其纖也牛鬼蛇神無不搜而不患其幽也九流百氏無不驅駕而不患其殺雜也凡世間難宣之情不可形之狀歷歷曲肖冥寫一笑一涕真境躍如不屑屑規倣一家而徐按古法不合者鮮譬之韓白出兵騁奇不窮而旗鼓部陳未始不井然嗚呼 國朝之文至先生抑可以觀止矣 長水黃孩

評補

兩漢以後文章日趨于精而其氣日索譬如清水之魚一鱗一鬣皆可指數今燕公之文能精能麤宏肆不測噫孰知夫麤是精之極也

全州柳正秀

